

摘 要

随着全球服务业的飞速发展,服务业的跨国转移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部分,作为新兴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已经以承接服务业跨国转移东道国的身份逐渐融入了这一进程。与此同时,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服务业跨国转移的方式逐渐多元化,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服务业 FDI 占据主导地位,到新兴的国际服务外包盛行,两种转移模式并存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但两者在形式和内容上、行业结构上、技术密集度上及人力资本需求程度上的差异使他们对作为承接国的中国具有不同的福利提升效应,并且两者之间还存在某种内在联系。本文旨在通过数理模型和实证分析等手段对两种承接模式进行福利效应的比较,进而为中国制定福利最大化的承接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在绪论之后,全文主体主要分为三个部分:首先从服务业 FDI 和国际服务外包的概念及两者间区别出发,研究两者福利效应差距的原因;接着基于 Arti Grover 的核心思想,建立数理模型对两种承接模式的福利效应进行比较,得到一组用以判断其优劣的临界条件;以此为基础,利用中国服务业数据将临界条件量化,辅以回归方程分析得到两种模式的福利效应在服务业总体层面和行业部门层面之间的不同比较结果,作为补充,推测并验证了服务业 FDI 对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促进作用,再分析这种作用对福利效应比较结果的影响,使得基于 FATs 的 FDI 成为了政策制定中必须要考虑到的另一个方面;最终以比较结果为根据,本文提出了使中国在承接服务业 FDI 和国际服务业外包两种模式中福利最大化的政策建议。

根据全文的研究,文章最终得到几个方面的结论:第一,服务业 FDI 和国际服务外包本质和形式上的不同决定了两者对承接国呈现出不同的福利效应;第二,对中国而言,服务业总体和传统服务业层面 FDI 具有更高的福利提升效应,而新兴服务业层面国际服务外包更能提升福利水平,行业分布差异使得政策制定也具有行业部门的区别;第三,基于 FATs 的 FDI 对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有促进作用,在新兴服务部门促进对此类型 FDI 的引入更能提升中国的福利水平;第四,人力资本是限制外包发挥福利效应的瓶颈因素,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更有利于通过外包提升中国的福利水平。

关键词:服务业 FDI; 国际服务外包; 福利效应比较

Research on the policies of attracting FDI and outsourcing in China's service industry

Abstract

As global service industry develops rapidly,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service has become a significant characteristic of globalization, China, a newly emerging developing country, has gradually become part of the process as a host country. Meanwhile, booming of IT industry has diversified the modes of service internationalization: first dominated by FDI in 1990s, and then comes offshore outsourcing, the co-existing of which two is drawing the attention of academia nowadays. But the differences in their contents, industrial structures, degree of technology intensification and demand of human resources has entitled them with different welfare effects on China, and also some potential relation. This paper aims at proper political advice for China to maximize its welfare via welfare comparison on the two models, which involves mathema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Depending on introduction, the paper is divided into 3 parts: First to introduce the conceptions and differences, for analyzing the reasons of differences between their welfare effects on China; Secondly, base on Arti Grover's logic,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mathematical model to conduct the comparison and get a primary conclusion depending on a set of thresholds; Thirdly, to quantify the thresholds by using data of China's service industry, combining regressing analysis we get the comparing result on the perspective of whole service industry and specific service departments, in addition, the paper assumes and the proves the promotion of SFDI on offshore outsourcing, which can pose an impact on the result of comparison, and make SFDI based on FATs a necessary factor for China to introduce its undertaking policy; Above all the comparison results, this paper proposes a set of political advise for China to maximize its welfare when undertaking SFDI and offshore service outsourcing.

Basing on the previous research, this paper gets several conclusions: Firs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features of the 2 models result in differences between their welfare effects; Second, FDI can better improve China's welfare than offshore outsourcing as of the whole service industry and traditional service departments; on the other hand, the latter performs better than the former as of the new service departments, which also result in the policy preference over different departments; Third, FDI based on FATs can promote offshore outsourcing to some extent, China can improve its welfare by boom this kind of FDI in the

new service departments; Forth, human resources could be the bottleneck for offshore outsourcing to perform well in its welfare improving effect, to level up the quality of China's human resources will do good to improve the welfare through offshore outsourcing.

Key Words: FDI in service industry; offshore service outsourcing; comparison on welfare

大连理工大学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作者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尽我所知，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内容和致谢的地方外，本论文不包含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其他已申请学位或其他用途使用过的成果。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贡献均已在论文中做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若有不实之处，本人愿意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学位论文题目： 中国服务外包FDI和国外外包的福利效应比较
作者签名： 宋少松 日期： 2010 年 1 月 1 日

大连理工大学学位论文授权使用授权书

本人完全了解学校有关学位论文知识产权的规定，在校攻读学位期间论文工作的知识产权属于大连理工大学，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有权保留论文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和汇编本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题目: 中国制造业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福利效应研究
作者签名: 朱少彬 日期: 2010 年 1 月 1 日
导师签名: 陈子华 日期: 2010 年 1 月 1 日

1 绪论

1.1 问题的提出与选题的意义

1.1.1 问题的提出

自生产分散化和国际生产分散化^[1]的概念被提出以来,对外直接投资(FDI)和国际外包作为国际服务业转移的两个方面,已在学术界得到了广泛的研究。

FDI 作为企业内产品分工模式,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一直占主导地位,然而 90 年代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在分工日渐细化过程中,跨国公司以直接投资内部化方式的扩张,受到产品周期、规模经济壁垒、研发费用高昂的约束后,逐渐收缩自己的业务领域,纷纷改变其发展策略,更多的以外包的方式进行扩张以保持竞争优势。为了提高竞争力,许多跨国公司不再包揽所有的生产工序,而是把一些重要的但非核心的业务剥离出来(有时甚至是核心的业务)外包到发展中国家以更有效地利用全球资源。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大型企业将其生产、经营战略和服务重点转移到东南亚和我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以 FDI 和外包为核心的全球生产价值链。

对我国而言,服务业 FDI 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也是推动我国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而近年来,服务外包却因其时代特征和福利效应引起了更多的关注: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 2003 年 6 月出席跨国公司投资论坛时指出“面对成长迅速的外包市场,中国不应满足于成为‘世界制造中心’,而应争取成为获得较大的市场份额。我们要重视跨国公司服务外包的趋势,积极创造有利环境,探索新方法尝试新途径吸引外资”;2006 年商务部启动“千百十工程”,计划未来五年内每年投入不少于 1 亿元,建设 10 个服务外包基地,吸引 100 家跨国公司将部分服务外包业务转移到中国,培养 1000 家承接服务外包的企业;联合国贸发会议《2004 年世界投资报告——转向服务业》提到:“虽然服务离岸外包尚处于襁褓期,但可能很快即接近它的转折点。离岸外移代表着全球生产活动转移的新浪潮,它开辟了新的服务生产国际分工的前景。”

但服务外包的兴起并不代表否定服务业 FDI,从中国的承接国的身份方面而言更是如此,这本身是两种不同的承接模式,其特性就决定了他们对中国不同的经济效应,对中国而言,面对着两种不同的承接模式,如何能比较两者对本国福利提升效应的差别,是中国在制定以福利最大化为目标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的政策中必要的步骤,这也将是目前国家工作的一个重点。

1.1.2 选题的意义

本文从作为承接国的中国的角度,对中国在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过程中的两种主要模式—服务业 FDI 和国际服务外包—进行了福利比较,并针对比较的结果为中国在承接过程中提出了基于福利最大化的政策建议。本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1) 理论意义

理论上看来,两种承接模式在对中国的经济效应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且各有利弊,而且存在着行业部门之间的差别。从以往的研究看来,学者们更多的关注在每一种模式对承接国如中国的福利效应,却少有将两种模式放在一起研究甚至进行福利效应的对比的;而且,由于服务业国际转移兴起较制造业要晚,所以对此的研究的深度要远远低于制造业;服务业相关数据统计的局限性使得原有的研究深入程度和准确度也不够,这些都是本文能够进行深入挖掘的空间,综合看来,全文的研究从立意、思路和方法等方面都是存在一定的理论意义的。

(2) 现实意义

中国正努力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办公室”转型,承接服务业的跨国转移已成为近年来中国服务业发展的重点,但由于两种承接模式本身和福利效应存在差别,及在中国特殊国情之下两种模式之间的内在联系,使得中国并不应该是简单地对这两种模式进行选择,而是应该基于两者福利效应的比较确定使本国福利最大化的承接政策,是只选其一还是二者兼备,服务业总体和部门之间的承接倾向是否相同,这才是在承接国的立场上的首要问题,对提升我国总体的福利水平和推动本国服务业产业升级和向更深的层次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新一轮的以服务业为对象的产业转移大潮以跨国公司的服务离岸化为代表,已经逐渐引起了一些国际机构和学术界的普遍关注,而关于服务业转移的两种模式的研究也已经向多个方向发展,从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方向出发,作者搜集并阅读了大量的相关文献,整理得到以下较为有代表性的观点:

1.2.1 关于服务业跨国转移模式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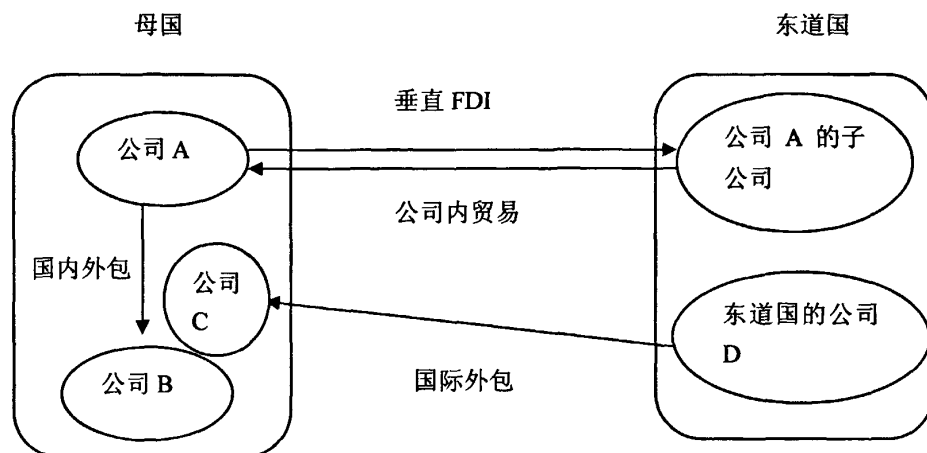
(1) 对服务离岸化现状的综述: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2004 年世界投资报告》(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4: The Shift Towards Services)是关于服务业离岸化的重要文献,指出母国市场竞争加剧而寻求新市场,降低成本改进质量是其动因,劳动力成本、熟练劳动力、语言技能、基础设施、商业环境和制度环境等是影响离岸区位

选择的主要因素,并分析了服务业务离岸化对母国和东道国的消极和积极的影响;WTO《2005年世界贸易报告》(World Trade Report 2005)中也特别关注了服务业发展的新趋势——服务离岸的发展情况,其中的“Off shoring Service: Recent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s”着重研究了服务业离岸外移的发展趋势,分析了该现象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指出其影响是积极的,并分析了该现象对母国和东道国的不同启示。

(2) 对服务业国际转移的效应的研究: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2003年的研究报告《离岸经营:双赢之举?》^[1]以美国IT产业向印度发展离岸业务为例,说明了离岸经营对全球经济、母国及东道国带来的益处;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Diana Farrell(2006)^[2]认为美国不用过于担心离岸的威胁,他认为文化素质和知识背景的欠缺导致离岸业务在中国发展的速度会受到一定限制,对美国白领失业的影响也非常有限;另外也有基于数据的研究,如Amiti and Wei(2004)^[3]利用美国数据分析了服务业离岸外移对就业的影响,认为当使用高度分散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时,该种消极影响是很小的;而基于理论和模型的研究主要还是以制造业为主体进行的,如Amiti and Wei(2006)^[4],Gorgeous and Hanly(2005)^[5], Egger, H. and P. Egger(2006)^[6], Calabrese and Erbetta(2005)^[7],综合他们的观点,离岸化和国际转移一方面提高了发包国的整体生产率,扩大了全球的生产也因此增加了消费者福利,另一方面,离岸生产通过技术转移、劳动力培训、技术升级、创造就业和提高工资而对东道国产生积极的福利效应。

(3) 国际产业转移方式的研究:

从亚当·斯密(1776)^[8]年提出国际分工的概念并认为分工可以给分工合作者带来更多的利益这一理念以来,国际上就有很多的学者开始着手于国际分工对参与国的福利问题的研究,但这一时期的研究基本都是集中在制造业国际产业转移之上,其中以Marry A Marchant and Sanjeev Kumar(2005)^[9]的研究为代表,两人从货物的角度构造了一个离岸外包、垂直FDI和公司内贸易的框架,以两国模型清晰的阐释了内包、外包和FDI之间的关系(见图1.1),从而提出了外包和垂直FDI两种国际产业转移模式的分类;之前和之后的关于国际产业转移的研究中有很多学者都涉及到了这两种模式,如Grossman, Gene and Elhanan Helpman(2002a, 2002b, 2003), Frank Stahler(2007)^[10], Antràs and Helpman(2004), Grossman et al.(2005) and Yeaple(2003), Eiichi Tomiura(2007)^[11],虽然他们在这两种模式的概念和应用上没有太多的创新,但基于两者的研究证明大多数学者还是承认了这两种国际产业转移的模式,并以其为基础展开了进一步的深化研究。



来源: Marry A Marchant and Sanjeev Kumar (2005)。

图 1.1 国际生产分散化基本框架

Fig. 1.1 Basic framework of international fragmentation

1.2.2 服务业 FDI 和国际服务外包之间关系的研究

服务业的国际产业转移已经是不可避免的, 公司和发达国家已经不再需要继续考虑服务业务是否要离岸, 而是要将策略的重点放在离岸的模式之上, 这种模式就涉及到了服务 FDI 和服务外包的取舍, 更深层次的就是两种模式之间的关系和区别的研究。

有很多早起学者着手从要素禀赋、契约理论和激励系统等方面研究 FDI 和外包两者在其他方面的不同, 对于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的策略制定上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Antràs and Helpman (2004)^[12]认为, 垂直一体化由于更复杂的管理和有限的专业化而据有高成本和固定运营成本而面向非附属的供应商进行的外包具有附加的搜寻成本和合约的不完整性, 如果东道国的独立供应商太小或者成本太高以至于搜寻和配对的可能性较小的话, 那么就会更倾向于与离岸供应商的垂直一体化, 即国际外包。

另外, 关于两者在技术密集度方面区别的研究更多, 如 Slaughter (2000)^[13]等人提供的经验证据表明外包会导致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 而 FDI 则不会; Feenstra and Hanson (1996a)^[14]的模型也说明从东道国角度来看, 外包是一种技术密集型的活动, 同样, 当谈到 FDI 时, Xu (2000)^[15]提出在部门之间的相对的技术偏向型的转移并不一定意味着国家中的技术偏向型的需求转移, 因为 FDI 在东道国可能是非技术密集型活动, 这表明 FDI 相对于国内行为可能不是技术密集型而外包确是; Hewitt

Quarterly Asia Pacific(2005)^[16]关于发展中国家外包产业的最近的一次调查显示,IT 运营和客户关系是最频繁进行全球外包的产业(这些都是中高技术密集度的工作),而从历史上来看,FDI 通常是在制造业部门的。本次调查更进一步预测了以后的三年里,外包在金融财务和人力资源等方面也有所增加,这会使在承接国的外包比 FDI 子公司更具有技术密集性。众人的思路均表明,当转移的业务越靠近服务性质,越具有高技术偏向型的时候,外包就会比 FDI 的技术密集度高。

1.2.3 服务业 FDI 和国际服务外包福利效应的研究

国际相关研究对垂直产业转移的组织形式对东道国的福利结果始终保持着沉默,并未有深入的进展,如 Antras (2003)^[17]的模型确实阐释了两种形式的转移对母国的福利影响而非东道国,相似的,在水平产业转移的研究中,很多论文都比较了水平 FDI 和许可经营对福利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但并没有涉及垂直的产业转移,例如 Saggi (1996, 1999)^{[18] [19]}, Glass 和 Saggi (2002)^[20]; Grossman 和 Helpman (2003)^[21]在某些程度上强调了东道国法律体制对外包决策的影响,但根本没有涉及到福利效应;而且,许多关于离岸化的福利影响的研究并没有区别其组织形式的不同,例如, Glass 和 Saggi (2001)^[22]着重于国际生产分散化对母国的福利效应但并没有区分组织形式。同样,没有任何现存的把垂直 FDI 和外包区分开的模型讨论其对东道国的福利影响。如 Antras (2005)^[23], Grossman 和 Helpman (2004)^[24]探讨了在垂直 FDI 和外包之间的选择但并没有探讨他们对东道国的福利影响。因此,在所有这些关于垂直产业转移的模型中,研究基本都是从发包公司和母国的视角进行的,对东道国的关注有限。

虽然缺乏对此种福利效应的直接研究,但相关的地,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之上,学者们在关于这两种国际转移方式的选择和取舍上却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成果:从跨国公司角度来看的东道国进入模式的选择方面,学者们假设,在一个产品周期中,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转移可以通过 FDI 和外包进行,就必须选择其中一种,如 Ottaviano and Turrini (2003)^[25]将出口, FDI 和外包定义成互相排斥的占领发展中国家市场的方式, Antràs (2005)^[26]也为一种产品的 FDI 和外包定义了同一个特性,就是这两种形式在一种商品的转移过程中不能共存,而最近由 Stahler (2007)^[10]提出的国际化模型假设在内部产业转移中,为了在东道国生产一种中间投入品, sourcing firms 有两种选择。如果公司想避免技术外溢他就必须通过固定的投资而是先内部转移,雇佣他们自己的熟练劳动和东道国的非熟练劳动,或者,如果公司不怕技术外溢,他就可以进行外部转移;从东道国的角度而言,最有代表性的是 Anti Grover (2007)^[27]基于东道国福利效应比较的研究,作者构建了一个从 FDI 向外包转化的过程,比较东道国的实际 GDP 和人均工资水平,

用数理模型的推得到得到了一个临界点 (Threshold)，从而得出了东道国对两种模式的不同选择的临界条件，而这个临界点是用东道国的技术吸收能力来表示的，虽然其正确性并未得到数据上的检验，但至少是为此方面的研究首开先河，对该方向的深入研究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1.2.4 国内研究进展

总体上来讲，在服务业向我国跨国转移的大潮中，国内学者也正在展开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但相关研究的范围却比较有局限性，大多数都是比较有针对性对服务业 FDI 和服务外包分别进行研究，并且集中于从公司角度出发对产业转移的动因、福利效应（工资变化）和区位选择以及从东道国角度出发的福利提升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而把服务业 FDI 和服务外包作为服务业国际产业转移的两种模式的研究却很少且都是近几年才出现的，已有的文献也都在跟随国际上学者们的研究方向，以我国作为东道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的研究就少之又少了。

在两种模式的概念界定方面，景瑞琴（2008）^[28]是第一个做出相关研究的学者，她借鉴 Mary A. Marchant 的生产分散化的框架，分析了国际生产分散化的产生及其组织形式，并对服务业 FDI 和服务外包的概念和形式做了具体的阐述，并分别从公司和东道国的角度分析了两者的区别，包括形式上的和福利效应方面的，使两者在国内学术界真正实现了系统化。

在此之前，虽没有明确的概念区分，却也有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服务业外包和服务业 FDI 这两种国际化生产模式：张一驰（2001）^[29]对企业国际化战略模式的研究仅仅侧重于理论性的评述，缺乏对 FDI 和外包这两种重要的国际化模式的比较分析；刘庆林，廉凯（2007）^[30]通过建立发达国家企业国际化模式的选择模型，利用改进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数，比较了外包和 FDI 模式下单个企业的利润差异，并且通过建立寡头垄断下的博弈模型，分析了竞争环境中企业的国际化模式选择；胡芸（2005）^[31]分析了与 FDI 相关的离岸服务类型即后台服务（共享服务中心）和前台服务（呼叫/合约中心），地区总部和 IT 服务（包括软件开发）以及各个服务类型之所以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区位决定因素，并提出了中国的相应对策；王子先、王雪坤、杜娟（2007）^[32]全面分析了服务业跨国转移的趋势，并对此提出了我国的对策；陈景华（2007）^[33]利用制造业离岸外包的理论模型对服务业离岸业务的经济效应进行分析，证明了服务业离岸业务可以带来服务业务输出国和服务业务承接国的经济增长和福利提高；高凌云、程敏（2007）^[34]依照服务业务离岸成本比较的逻辑前提，从离岸服务业务内部环节、服务业务整体两个角度，利用经验假设和杜克（Duke）大学的调查数据，认为内部业务环节沿“可视线”，遵循从左下

到右上的发展规律；具体整体业务发展依时间顺序，按照离岸企业“干中学”的过程发展。

在福利效应的研究方面，学者们虽然有所涉猎，但仍然是沿袭国外学者的路线，对每种模式福利效应的单独研究，从制造业角度或母国的角度研究，可能是由于统计数据的局限性，对基于东道国服务业中两种承接模式的福利效应仍无人涉及：林青和陈湛匀（2008）^[35]在外购理论的基础上，修正了一个服务业转移模型，对我国以 FDI 形式承接国际服务业产业转移的福利效应进行了测度研究，结论必然是积极的；而与此对应，刘庆林和陈景华（2006）^[36]在中国服务业外包业务快速增长的前提下，利用制造业外包的理论模型对服务业外包的福利效应进行了分析，认为服务业外包可以带来外包输出国和外包承接过的经济增长和福利的提高。

当然随着研究的深入，也出现了一些比较创新的观点，这些观点中就融入了更多东道国的因素和我国的实际状况：卢锋（2007）^[37]发现了作为东道国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即 WTO 对“外国附属机构贸易活动（FATs）”的概念，FATs 通过商业存在的方式在东道国提供服务，引出了服务业 FDI 与服务外包在深层次上的另一种关系；徐毅，张二震（2008）^[38]通过投入产出表数据对中国的外包行为做了经验研究，发现流入外资较多的行业其外包密度也较高，表明外资企业（FDI 形式的子公司）具有较强的外包倾向，两者并非简单的排他存在的关系；几乎与此同时，竺彩华和钟茂洁（2008）^[39]认为 FDI 和外包作为跨国公司离岸分工的两种模式，对东道国来说极可能同时出现替代和互补关系，他们在比较两者在东道国的经济效应的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当前外资推动是我国承接服务外包的一个重要动力，进而提出我国应该积极利用服务业 FDI 来推动服务外包发展的政策建议。这些观点的出现，对于东道国在承接国际服务转移的政策导向方面，有着更深刻且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意义。

1.2.5 研究现状评述

从相关文献的检索情况来看，国内外学者针对本课题的研究较少，但很多与此相关的领域的研究却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和借鉴参考意义，使得本文的理论和模型具备了一定的依据和来源，但综合看来现存的研究依然存在以下几点不足：

1、对服务业国际产业转移的福利效应主要是对 FDI 和外包分别进行的，缺乏对两者的比较研究；

2、学术界对两种模式的选择的理论和实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制造业，针对服务业展开的研究相对较少，可借鉴的理论不多；

3、服务业 FDI 和外包作为服务业国际转移的两种模式，对其各种效应的比较基本

集中于从母国角度出发，而从东道国或承接国福利角度出发的研究很少；

4、由于服务业跨国转移兴起的较晚，服务外包的统计数据，无论是总体的还是分部门的均很少，现有的研究多数是用服务业出口额来代替，或者是通过垂直一体化指数来代替，数据的不准确性不仅使研究的结果缺乏绝对的可信性和准确性。

从这几方面来看，已有的研究为学者们从中国在承接服务业国际产业转移的政策设置方面留下了进一步研究的空间，而两者福利效应的比较久成为研究展开的必须的一步，这也是花最多篇幅来研究的内容。

1.3 本文的研究思路 and 主要内容

本文拟进行中国承接服务业跨国转移两种模式的福利效应比较。首先提出中国在承接两种模式时不同的福利效应，并分析其形成的原因；在此基础上，以数理模型和实证分析结合的方法对两种模式对中国福利提升作用的比较；接下来在中国两种承接模式并存的情况下，验证 FDI 对承接服务外包的促进作用，及其对福利效应比较结果的影响；最终提出中国承接服务业 FDI 和国际服务外包两种模式时基于本国福利效应最大化的政策设置方面的建议。

基于以上的研究思路，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第一章为绪论，提出选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并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综述，引出本文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第二章为理论铺垫部分，对服务业 FDI 和国际服务外包进行相关的概念界定，并结合中国服务业现状，分析两种承接模式对中国福利效应差异产生的原因；

第三章基于“服务业 FDI 和外包是两种相互独立和排他的承接模式”的前提假设进行的数理模型的设计和推导，并得到两种模式福利效应比较的临界条件；

第四章为实证部分，利用我国服务业相应数据将临界条件量化，并通过计量经济学的回归模型、脉冲响应函数模型得到基于中国福利效应的两种模式的比较，并将假设的外沿扩展，研究两种模式之间内在联系对福利效应比较结果的影响。

第五章为结论和政策建议部分，总结全文，基于前两章的铺垫分析，提出以中国福利效应最大化为目的的承接政策建议。

1.4 预期的创新点

1、研究视角：论文从服务业的国际生产分散化理论入手，针对 FDI 和外包两种模式，在学术界普遍集中于从母国角度进行两种进入模式经济和福利效应比较研究的情况下，创新性的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东道国的角度，是一个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研究视

角；

2、模型改进：借鉴Anti Grover的理论模型，利用我国服务业数据将模型临界条件量化，并通过构造我国在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中FDI和外包模式的计量模型来验证模型结论；在对模型假设进行放宽的基础上，考虑到并验证了基于服务业“商业存在”形式下FDI对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积极的促进作用；

3、政策建议有新意：在理论模型和实证的基础之上，提出了面对这两种承接模式的政策导向，并非独立的选择其中一种引入，而是根据部门差异对两种模式有侧重的选择，并在技术密集型服务部门中加大强度引入能够促进外包的FDI，用以最大幅度的提升东道国福利。

2 福利效应比较的理论分析

与世界上所有的东道国一样，中国在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的过程中，对服务业 FDI 和国际服务外包并不是同等对待的，因为两种模式自身的特点存在差异，进而决定两者在对东道国的各种经济效应方面存在着差异，从而使得两者对东道国的福利提升效应也必然存在差异，中国作为东道国、承接国，认识到并能够衡量这种福利效应的差异，是本国在承接过程中实现福利效应最大化的前提，本章将从中国服务业的现状出发，结合数理模型针对两种承接模式对中国福效应的差别进行比较和分析。

2.1 服务业 FDI 和国际服务外包的概念界定

2.1.1 服务业 FDI

在 FDI（外商直接投资）定义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以这样定义服务业 FDI：把所有或部分必要的生产要素转移到国外的服务业，并对这些要素的国外使用进行股权控制的国际交易方式。

服务业具有和制造业不同的几个特点：服务产品的无形性、服务生产和消费的同时性、储存的困难和服务产品的异质性。服务业本身的这些特点使得服务产品的跨国自由流动不像货物产品那样现实，而是对服务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时间和空间的距离有更高的要求，如银行、保险和电信等服务，其出口的成本比较高，为服务的生产者向国外消费者提供服务增加了一定的难度，然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跨国公司为开拓市场和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依然会想方设法的进行跨国服务的提供，那么就需要一种特殊的方式——商业存在，即必须通过跨国直接投资，使资本、技术和劳动通过 FDI 的形式进入东道国，在东道国以子机构和商业存在的形式为其他国家的消费者提供消费服务。基于这一特点，《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专门对“商业存在”进行了如下的定义：一个成员国的服务提供实体在另一成员国境内提供服务，东道国须给予外国服务提供者以法人开业权和相应的待遇，并允许其在境内提供服务。这样便促进了服务业 FDI 作为服务业跨国流动的一种必要的载体。

2.1.2 国际服务外包

关于服务业外包和国际服务外包的概念，卢峰（2007）在他的两篇关于服务外包的文章中有了较全面和较准确的定义：服务外包通常指依据双方议定的标准、成本和条件的合约，把原本有内部人员提供的服务转移给外部组织承担，并指出传统服务外包领域

包括：法律服务、运输、餐饮和保安服务；正在增长领域包括：IT 服务、培训和公关。国际服务外包，则是指跨国公司通过合约的方式，将自身服务产品生产过程中的非核心服务的生产职能，包括信息服务、应用管理和业务流程等方面，包给境外第三方服务供应商去完成，这些供应商可以是东道国的公司也可以是其他跨国公司的离岸服务中心。

按照业务范围，国际服务外包主要可以分为信息技术外包（ITO）和业务流程外包（BPO），追根溯源，最早的服务外包主要集中于计算机和信息技术服务相关的领域，被称为计算机及相关服务业务流程外包（Information Technology Outsourcing），即 ITO，从服务业部门分类来看，ITO 的主要业务包括与计算机硬件安装有关的咨询服务、软件设施应用服务和数据处理服务；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带来的信息技术革命和通讯手段的高科技化，服务外包的外沿逐渐扩大，涉及到了一些较为简单并且易于转移而且能够突破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企业管理类事务，这时，某个服务企业就可以将其某些非核心的业务流程环节剥离，包给专业的服务外包公司来做，就形成了现今的业务流程外包，即 BPO。对此，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D）曾在《电子商务与发展报告 2003》中提出，业务流程外包较常见的涉及到金融保险、资产管理、医疗保健、客户服务、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以及与互联网有关的其他服务部门。

此外，与服务跨国外包有关的还有 GATS 中的“商业存在”的概念，跨国公司以 FATS 形式在东道国建立的离岸服务中心就属于与服务外包有关的情形，这些在东道国存在的跨国公司子公司，可以通过承接其他跨国公司的服务外包的方式，参与到了东道国承接服务外包的体系中去，进而对跨国服务外包的概念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补充与丰富。

2.2 福利效应差异产生的原因

根据前人的研究，基于服务业 FDI 和国际服务外包概念的不同，我们知道服务业 FDI 和国际服务外包在对承接国的技术溢出效应、产业结构效应、产业升级效应、劳动就业效应、工资效应、经济增长效应、收入分配效应等多方面都存在着不同，从而使得两种模式对作为承接国的中国产生不同的福利效应，我们在进行两者福利效应的比较之前，需要从多个方面来探讨这种福利差异产生的原因。

2.2.1 形式和内容上的区别

首先我们可以借鉴 Marry A Marchant and Sanjeev Kumar（2005）提出的国际生产分散化模式图，来研究两者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区别（图 2.1）：

服务业 FDI 是服务产品“国内一体化”和“公司内贸易”在国家之间的延伸，因此，服务业 FDI 并没有超越企业的边界，企业通过直接投资新建或并购的方式在东道国设立

子公司，然后将其产品生产链的某些环节转移到这些国家中的子公司内部进行生产，但生产经营活动仍然局限于企业内部，只是在这种跨国境的内部转移的过程中，母公司取得了作为新的生产单位的东道国子公司的所有权和控制权；

国际外包则是国内外包在国家之间的延伸，同样是产品内分工和生产分散化，只是发包方是跨国公司，承包方式东道国国内的公司，通过外部合约的方式将本公司生产的服务产品的某些环节和中间投入服务交给东道国独立的企业完成，这就是国际服务外包，跨国公司与承包公司的联系并不是建立在股权控制的基础之上，而是完全由契约来加以限制，双方没有任何的隶属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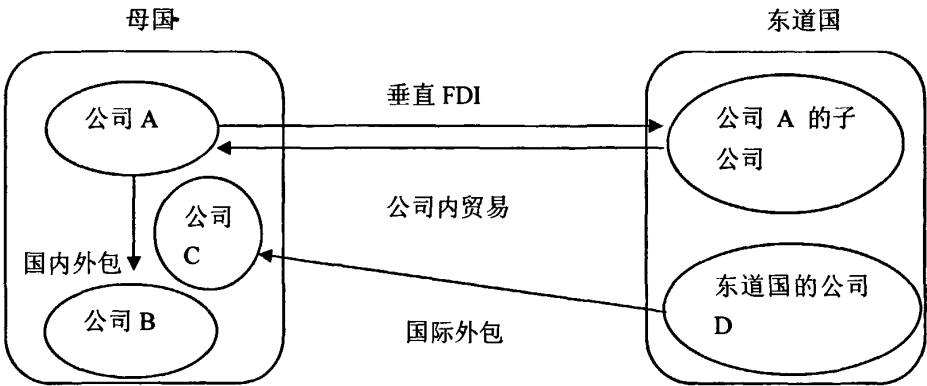


图 2.1 国际生产分散化框架图

Fig. 2.1 Framework of international fragmentation

2.2.2 行业结构的不同

服务业 FDI 多属于市场寻求型 FDI 和成本节约型，其投资东道国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利用东道国广阔的市场及廉价劳动力，服务产品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可分离性使得服务提供商若想赢得市场和消费者，必须能够随时随地的当面提供服务，这就要求基于市场寻求目的的跨国公司将子公司设立在东道国，并且尽可能多的投资于这种特质的服务产品部门。就中国服务业基本状况来看，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讯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等劳动力密集的传统服务业部门吸收 FDI 的绝对值远超过其他服务部门，均属于实际利用 FDI 处于中等水平以上的行业（如图 2.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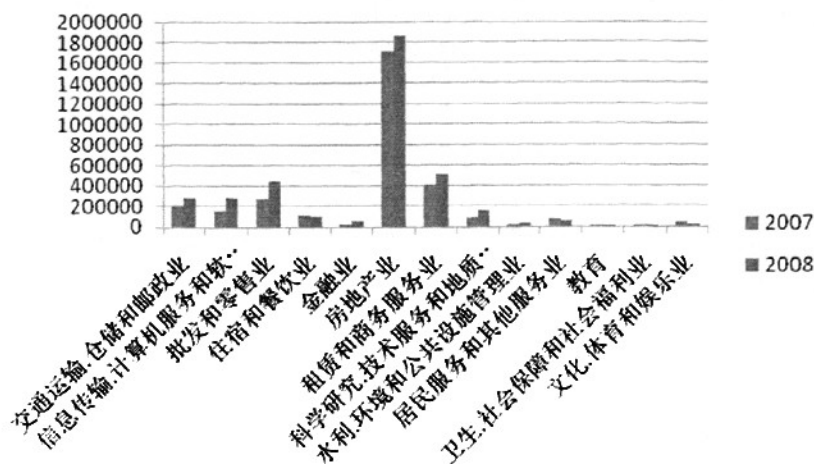


图 2.2 2007、2008 年服务业分行业 FDI

Fig. 2.2 FDI in specific service department in 2007 and 2008

我国 2006 年外包市场中，ITO 约占到了 65%，BPO 占 35% 左右的份额，包含了采购、研发、客户服务、人力资源和培训等新兴的服务部门。如图 2.3，根据赛迪顾问公布的数据，2006 年全球离岸外包 100 强的离岸业务所涉及行业中，金融业参与外包的比重最大，为 69%，其次是计算机硬件的 47%、软件产业的 41%、医疗保健的 28%，零售与消费品服务行业的 21%、仓储物流的 5%，休闲娱乐的 4%，新兴服务业无疑成为了外包涉及的重点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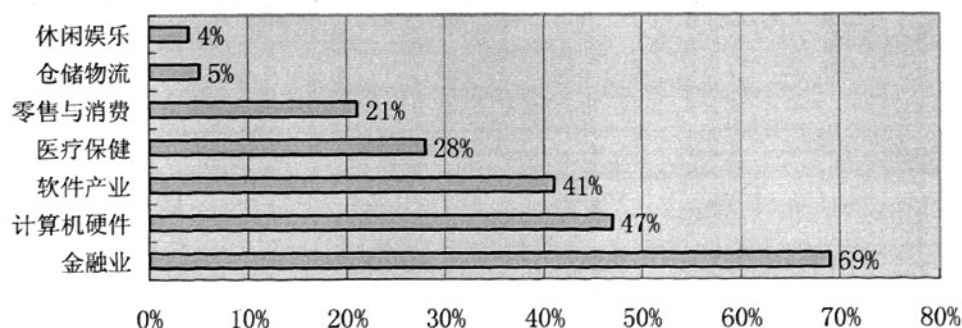


图 2.3 2006 年全球各服务部门参与外包的比例

Fig. 2.3 Proportion in outsourcing of specific global services

关于这个问题, IMF 的 balance of payments statistics 中谈到国际服务外包的统计方法时规定:与服务外包相关的服务出口包含通讯、金融、保险、信息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以及其他商业服务业,再根据我国服务业分类情况可知,我国能够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行业部门主要包括金融保险业,交通运输,信息、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及其他商业服务业,其中交通运输业中参与国际服务外包较大的部门为仓储和邮政业。在两种模式的参与程度上来看,如果用行业的 FDI 与行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来表示外资的参与度,用垂直一体化比例 VSS (Hummels, Ishii 和 Yi (2001)^[40]来表示行业参与外包的程度,通过数据的归整与计算,我们可以得到金融保险行业在近几年来承接两种模式程度的比较,如图 2.4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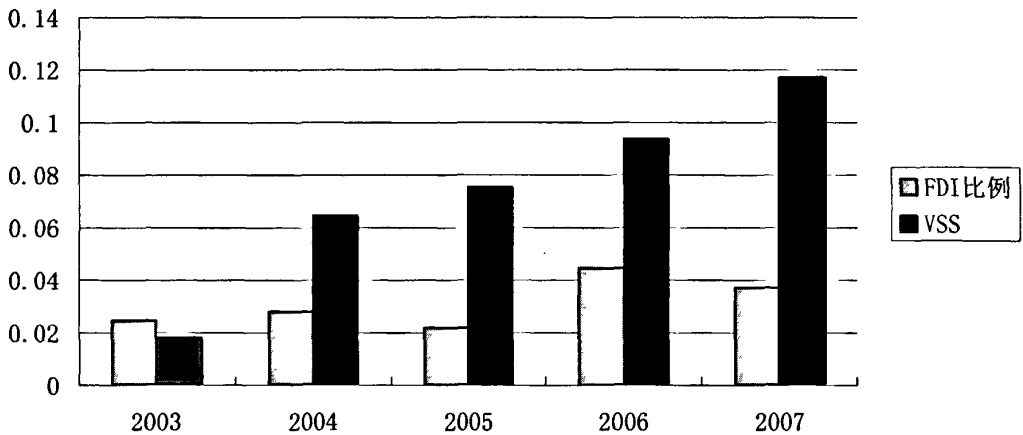


图 2.4 近年来金融业承接 FDI 与参与国际外包程度

Fig. 2.4 Proportion in FDI and outsourcing of financial department

图中清晰展示了金融服务业部门 2003-2007 年承接服务业 FDI 和参与国际服务外包的程度(以 VSS 比例来表示),在这一新兴服务业部门,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比例明显高于承接服务业 FDI,且前者呈递增态势,而后者则未发生太大的变化。

2.2.3 技术密集性不同

一方面,基于低成本寻求的服务业 FDI,更多的是为了利用东道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在东道国设立跨国公司的离岸中心,为母公司提供技术含量较低的业务流程服务,如呼叫中心、数据输入中心、文件管理中心等,均属劳动密集型服务;而服务外包同样也是基于成本寻求,但更主要的是跨国公司的“结构瘦身”和非核心业务的剥离,可能会

将其业务中较高端的流程外包给东道国企业，如风险管理、金融分析、软件研发和其他的技术性研发等技术含量高、附加值较大的业务流程，因为属于自身服务的中间投入品，跨国公司在选择承包商时考虑的更多的是承包商的劳动力素质以及是否具备这些高端业务流程所需要的外语能力和高端的专业知识，这就体现了服务外包更高的技术密集性和对熟练劳动力的偏好。

另一方面，基于市场寻求的服务业 FDI，为了向东道国当地消费者提供服务，FDI 也会进入相关的高端行业，如金融和医疗保险行业，也会有较高的技术密集性，但 FDI 特有的“一揽子”转移的性质，使得其资本、技术和管理要素等具有不可分的性质，高技术含量伴随着所有权的优势，对劳动力的要求更多停留在固有技术层次上；而服务外包，尤其是业务流程外包和研发外包，不仅对劳动力的固有技术水平有要求，更对劳动力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有较高的要求，因为它要求承包企业要有能力与发包企业进行技术交流和共同研发与创新，而且也迫使当地企业提升自己与国际先进业务流程的配套技术，这就是更高一个层次的技术偏好与要求。

2.2.4 技术外溢效应不同

由于投资国与东道国的发展阶段的不同，伴随 FDI 的“一揽子”性质的服务业转移带来的也是相对投资国而言较低层次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并且基于 FDI 的所有权垄断的性质，跨国公司会对其先进技术进行紧密的控制，东道国即使通过各种学习、示范、培训和干中学等技术外溢途径，即使能够全盘吸收这些技术，也只不过是较低层次的技术外溢；

而承接外包则不同，由于跨国公司的高要求，本土公司要不断提升自己以适应外包的逐渐提升的技术要求，当外包的服务产品的价值链逐渐由低端到高端的延伸，需要本土与发包方进行一定得交流、互访和共同研发等活动，这样，本土企业所得到的技术外溢就不只局限于外包服务中包含的必须的技术水平的学习，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在服务产品生产对于高端的新技术的接触、学习与创新，这种外溢效应显然要比 FDI 的外溢效应高出一个层次。

2.2.5 人力资本质量需求不同

服务业 FDI 和国际服务外包具有不同的技术密集性，从而对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也有所不同：侧重于劳动密集型的传统服务业部门的 FDI，主要是进入一些技术层次较低的生产流程，只要劳动力具备一定的外语交流能力和浅薄的专业知识即可以参与生产和提供服务，而侧重于技术密集型的新兴服务业部门的国际服务外包，主要是一些技术层次较低，附加值较大的生产流程，对劳动力的专业知识和综合素质的要求

也较高。技术密集型必将对应较高的熟练与非熟练劳动力的比例，用以满足两种模式对人力资本质量的不同需求。

下图展示了我国 2007 年度专科以上学历（含专科）和专科以下学历从业人员比例的行业分布状况，传统服务业部门（居民服务、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大专以上学历从业人员的比例很低，均在 20% 以下，大体反映了侧重于劳动密集型服务部门的服务业 FDI 的较低的人力资本需求；而新兴服务业部门的大专以上学历从业人员比例均达到了 50% 以上，加上绝对值的优势，也反映了国际服务外包较高的人力资本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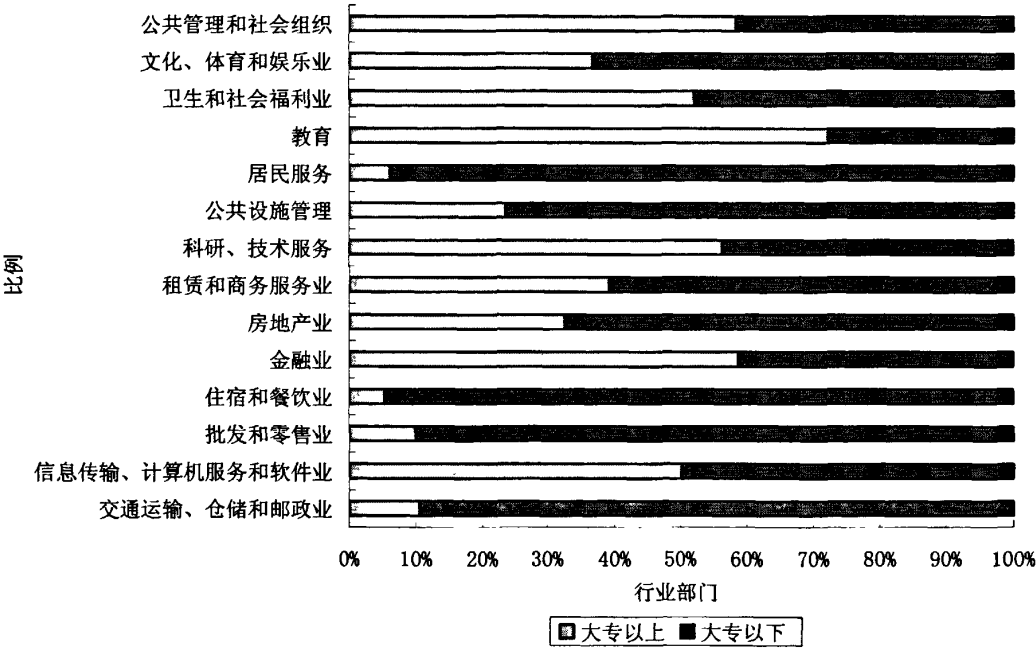


图 2.5 2007 年我国各服务业部门从业人员教育水平
Fig. 2.5 Educational level of China’s specific service departments in 2007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服务业 FDI 和国际服务外包对中国产生不同的福利提升效应的原因，而且就经济现实状况来看，这种福利效应的差别确实是存在的，而如何衡量这种差别，也就是我们下一章将要进行的任务，对两种模式福利效应的比较。

3 福利效应比较模型的构建

上一章展示了两种承接模式在内容、结构和经济效应方面存在的差异，这些差异同时也扮演了两者对中国福利提升效应差异的深层次原因，本节将基于这些原因，借鉴 Arti Grover(2007)数理模型的核心思想，对两种模式的福利差异化现象进行数理层面的推导与分析，如果两种承接模式对承接国的福利水平的提升作用不同，我们就可以进行两种承接模式的福利效应比较了。

3.1 模型的思想与前提假设

该模型假设从承接国的角度而言，FDI 和外包被规定为两种互相排他的外资模式，承接国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来承接服务业的国际转移，当承接模式从一种模式转换到另一种模式的同时，承接国的福利是否发生某种变化，如果东道国的福利水平发生变化，则证明这两种承接模式对东道国的福利水平存在不同的效应。由于 FDI 是较早较常见的一种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的模式，我们将以 FDI 方式承接的服务业转移的平衡状态为起点，向外包承接模式转换，如果在这个模式转换过程中，承接国的 GDP 或实际工资有所提升，我们就可以认为在承接模式的选择上，外包比 FDI 对承接国的福利提升作用更大，反之，则 FDI 对承接国福利的提升作用更大。

基于此思路，模型在构建过程中需要用到如下的假设：

H₁：世界上的消费者只消费两种服务：第一种是只在承接国生产，并且是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下生产的，第二种是垂直专业化的服务，这种服务的高端在发达国家生产，低端或者是剥离的业务流程在承接国生产，其主要形式为 FDI 子公司生产或者外包承包方生产。

H₂：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承接国，都只存在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两种；只有发达国家有能力和实力进行创新，不存在技术模仿现象。

H₃：从承接国的角度而言，FDI 和外包被规定为两种互相排他的外资模式，承接国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来承接服务业的国际转移。

H₄：承接国内承接跨国公司服务转移的产业部门在生产某种服务产品时，需要更多的技术密集型劳动力，即熟练劳动力。

H₅：承接国作为开放经济体，不会对发包国的工资、跨国公司的各种标准等外生变量产生影响，跨国公司能够对承接国的劳动力产生影响，进而能够影响到承接国的工资和福利。

本模型涉及的主要的指示变量如下：

$h \in \{N, S\}$, N 代表发达国家 (North), S 代表承接国 (South);

$l \in \{1, 2\}$, 1 代表非熟练劳动力, 2 代表熟练劳动力;

Y 代表只在承接国服务部门生产的服务, X 代表有不同生产阶段的垂直专业化的服务;

3.2 福利效应比较的临界条件求解

我们认为跨国公司生产的服务产品分为两个阶段——基础阶段 (α 个单位) 和高级阶段 ($1-\alpha$ 个单位), 应用一个标准的新古典主义生产函数来表示跨国公司的产品生产:

$$X^M = (1-\alpha)f^N(L_1^N, L_2^N) + \alpha f_i^B(L_1^S, L_2^S) \quad (3.1)$$

其中, $(1-\alpha)$ 个单位的服务是基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技术生产的, α 个单位是基于子公司或者承包公司的技术生产的, FDI 子公司和东道国的承包公司的技术水平是不同的, 所以我们规定 $i \in \{q(FDI), o(Outsourcing)\}$, 因此, 跨国公司的服务产品的边际成本也是有两部分组成的:

$$MC_i^M = (1-\alpha)MC_{MNC}^N + \alpha MC^B \quad (3.2)$$

其中,

$$MC^B = a_{2,i}^B(w_i^S)w_{2,i}^S + a_{1,i}^B(w_i^S)w_{1,i}^S \quad (3.3)$$

$a_{i,k}^k$ 表示在进入模式 i 之下, k 类型的公司 (S 为东道国国内公司, B 为 FDI 子公司或者承包公司) 对东道国 l 类型的劳动力的边际需求, w_i^S 表示在进入模式 i 之下, 东道国熟练劳动力对非熟练劳动力的相对工资。

东道国在技术水平 $f^S(L_1^S, L_2^S)$ 下生产服务 y 所需要的边际成本可以表示为:

$$MC_i^S = a_2^S(w_i^S)w_2^S + a_1^S(w_i^S)w_1^S \quad (3.4)$$

发达国家的公司被视为给定的, 那么发达国家的边际成本就是一个常数, 我们假设其值为 χ 。

(1) 公司的定价机制:

跨国公司的服务产品与发达国家国内生产的服务产品在质量和技术含量方面没有太大的差别, 所以跨国公司将其服务产品定价为与边际成本相等的值, χ 。而在东道国, 由于完全竞争的假设, 服务产品 y 的价格等于边际成本 1, 即:

$$P^S = MC_i^S = 1 \quad (3.5)$$

(2) 资源约束:

在承接模式 i 的基础之上，东道国生产服务产品 y 和跨国公司生产服务产品 X 时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分别为 $\alpha_{2,i}^S(w_i^S)[(1-\gamma)E_i]$ 和 $\alpha n^M a_{2,i}^B(w_i^S)(\frac{\gamma E_i}{x})$ ，所以，东道国熟练劳动力市场的平衡可以表示为：

$$L_2^S = \alpha_{2,i}^S(w_i^S)[(1-\gamma)E_i] + \alpha n^M a_{2,i}^B(w_i^S)(\frac{\gamma E_i}{x}) \quad (3.6)$$

同理，东道国对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等于供给：

$$L_1^S = \alpha_{1,i}^S(w_i^S)[(1-\gamma)E_i] + \alpha n^M a_{1,i}^B(w_i^S)(\frac{\gamma E_i}{x}) \quad (3.7)$$

其中， γ 为东道国消费者用于服务产品 X 的预算比例， E_i 为在 i 种承接模式下，东道国劳动力的预算约束， x 为发达国家生产 X 产品的边际成本。

(3) 东道国的均衡和福利比较：

当东道国的承接模式从 FDI 转换到外包的时候，对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边际需求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我们可以把这种变化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是由于模式转换之后工资变化而引发的对两种劳动力的需求变化，我们可以称之为内生变化（endogenous）；另一部分是由于模式转换之后服务产品生产过程中技术水平的变化引起的对不同劳动力的需求的变化，我们称之为外生变化（exogenous），这里我们需要用到另一个假设“**H₄**：东道国内承接跨国公司服务转移的产业部门比 FDI 子公司在生产某种服务产品时，需要更高的技术密集型劳动力，即熟练劳动力”。

这里，模式转换之后劳动力外生需求的变化如下式所示：

$$\hat{u}_l = \frac{da_l^B(exogenous)}{a_l^B}, l=1, 2 \quad (3.8)$$

类似地，模式转换之后劳动力的内生需求的变化如下式所示：

$$\hat{a}_l^k = \frac{da_l^k(w^S)}{a_l^k}, l=1, 2, \text{ 且 } k=S, B \quad (3.9)$$

模式转换的过程中还会引起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生产的部分服务的边际成本的变化，我们将 MC^B 全微分，可以得到这个变化：

$$\widehat{MC}^B = \theta_2^B \hat{w}_2^S + \theta_1^B \hat{w}_1^S + \theta_2^B \hat{u}_2 + \theta_2^B \hat{u}_1 \quad (3.10)$$

将公式 (3.4) 进行全微分，得到：

$$\widehat{MC}^S = \theta_2^S \hat{w}_2^S + \theta_1^S \hat{w}_1^S = 0 \quad (\text{东道国国内生产, 不包含内生外生变化}) \quad (3.11)$$

$$\Rightarrow \hat{w}_1^S = -\frac{\theta_2^S \hat{w}_2^S}{\theta_1^S}$$

在公式 (3.10) 和 (3.11) 中, $\theta_l^k = \frac{a_l^k w_l^k}{MC^k}$ 表示东道国服务产品中 k 类型的公司 l 类

型劳动力的成本比例。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由工资变化引起的劳动力需求的内生变化:

$$\hat{a}_1^k = -\theta_2^k \sigma_k (\hat{w}_1^S - \hat{w}_2^S) \text{ 和 } \hat{a}_2^k = \theta_1^k \sigma_k (\hat{w}_1^S - \hat{w}_2^S), k=S, B \quad (3.12)$$

其中, σ_k 表示两种劳动力之间的替代弹性。

并且, 我们还可以求得, 在东道国承接模式由 FDI 转换到外包的过程中, 由于外生

的技术密集度的变化而引起的工资的变化: $d \left(\frac{w_l^S}{\frac{u_2}{u_1}} \right) = \frac{dw_l^S}{d(\frac{u_2}{u_1})} \cdot \frac{(\frac{u_2}{u_1})}{w_l^S} = \frac{\hat{w}_l^S}{\hat{u}_2 - \hat{u}_1}$, 从常识上来

看, 当一种服务产品的技术密集度提高的时候, 我们认为生产过程中对技术的偏向型也增加, 进而需要更多的密集型劳动, 会引发技术密集型劳动力工资的增加, 而由公式 (3.11) 可知, 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增加会伴随着非熟练劳动力工资的降低, 因此可知

$$\frac{\hat{w}_2^S}{\hat{u}_2 - \hat{u}_1} > 0.$$

如果相比较两种承接模式下东道国的福利效应, 我们需要观察实际工资效应, 在模型中, 只在东道国国内生产的服务产品是标准化产品, 价格不会发生变化, 而国外服务产品的价格决定于外生给定的发达国家公司的边际成本 χ , 唯一能够使东道国价格指数发生变化的就是在模式转换过程中跨国公司生产的产品价格的变化, 而这种变化来自于东道国生产的初级阶段的服务产品的边际成本的变化, 所以在两种模式下实际工资的比较决定于 FDI 子公司和外包承包公司生产的服务产品的边际成本, 即 $\hat{p} = \widehat{MC}^B$ 。

基于此, 我们可以推测, 如果东道国承接模式从 FDI 子公司转换到外包之后实际 GDP 减少, 就证明 FDI 模式有更高的福利效应, 也就是如下的情况:

$$\frac{\hat{w}_2^S - \hat{p}}{\hat{u}_2 - \hat{u}_1} \cdot L_2^S + \frac{\hat{w}_1^S - \hat{p}}{\hat{u}_2 - \hat{u}_1} \cdot L_2^S < 0, \text{ 或者是 } \frac{\hat{w}_2^S}{\hat{u}_2 - \hat{u}_1} \cdot \frac{L_1^S}{\theta_1^S} (\xi \cdot \theta_1^B - \theta_2^B) + \hat{k} < 0,$$

其中, $\xi = \frac{L_2^S}{L_1^S}$, $\hat{k} = -\frac{\theta_2^B \hat{u}_2 + \theta_1^B \hat{u}_1}{\hat{u}_2 - \hat{u}_1} > 0$ 为外生量, 如前面我们限定的 $\frac{\hat{w}_2^S}{\hat{u}_2 - \hat{u}_1} > 0$,

那么 FDI 能够为东道国带来更高的福利效应的必要条件为:

$$\xi < \frac{\theta_2^B}{\theta_1^B} \quad (3.13)$$

同理, 也表明了外包能够为东道国带来更高的福利效应的一个充分条件为:

$$\xi > \frac{\theta_2^B}{\theta_1^B} \quad (3.14)$$

这两个条件表明, 如果东道国的吸收能力 (absorptive capacity) 低于东道国承接国外服务的部门的熟练劳动力的运用 (本文用承接国外服务部门熟练劳动力相对于非熟练劳动力的所占的总成本比例的比值), 那么 FDI 可能会比外包更能提高东道国的福利效应, 反之, 如果前者高于后者, 则外包一定比 FDI 更能提高东道国的福利效应。

3.3 基于模型的初步比较结论

最终我们回顾一下, 整个模型的推导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假设: 从东道国的角度来看, 服务业 FDI 和服务外包作为两种承接模式, 他们之间是相互排他的。在此基础上, 我们用来判断两者对东道国的福利效应孰优孰劣的标准就是 $\frac{L_2^S}{L_1^S}$ 和 $\frac{\theta_2^B}{\theta_1^B}$ 的大小, 这是本模型的一个临界条件, 如果我们能将这个临界条件量化, 按照模型的逻辑, 基本可以判断两者谁对东道国的福利效应更高一些; 但模型同时也说明了一个问题, 对于那些盲目地极力地吸引 FDI 的发展中国家而言, 为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提供大量的不顾后果的优惠并不一定真正能提高本国的福利效应, 只有东道国的吸收能力比起外资部门更低, 吸引 FDI 才有意义, 但即使东道国总体吸收能力真的小于外资部门, FDI 仍然有可能不能带来更高的福利效应, 反之, 只要东道国的吸收能力比临界值高, 承接外包就一定能比 FDI 为东道国带来更高的福利提升。虽然模型的初衷是为了进行两种承接模式对承接国福利效应的比较, 但整个推导过程也证明服务业 FDI 和国际服务外包对承接国的福利效应确实存在着差异, 而差异将是本文进行中国在承接过程中福利最大化路径研究的基础。

4 福利效应比较的实证研究

上一章数理模型的推导过程及临界条件表明,对于中国承接服务业 FDI 和国际服务外包的福利效应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差别与可比性,而这种比较是要基于中国整体及各部门的吸收能力(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的比例)与服务业总体中熟练劳动力相对于非熟练劳动力的所占的总成本比例的比值的大小关系。本章将基于中国服务业相关数据,将模型临界条件量化,并对服务业总体和分行业服务部门进行相应的回归分析,进而得到中国承接两种模式的福利效应的比较。

4.1 基于中国服务业数据的临界条件测算

4.1.1 临界条件赋值

基于模型的初步结论,在基本假设 H_3 的前提下,我们将模型核心化,设法将模型的临界点转化成为可以通过中国服务业的相关数据进行量化的指标,进而就可以确定 FDI 和外包哪种承接模式能够给中国带来更高的福利效应。

对于用来确定 FDI 子公司和外包两种承接模式孰优孰劣的条件 $\xi < \frac{\theta_2^B}{\theta_1^B}$ 和 $\xi > \frac{\theta_2^B}{\theta_1^B}$ 中,

$\xi = \frac{L_2^S}{L_1^S}$ 表示东道国的吸收能力(absorption capacity),这里我们可以用中国从业人口中

大专以上学历从业人员与大专以下学历从业人员的比例(包括我国总体状况和特定服务业部门的状况)⁽¹⁾来代替; θ_l^B ($l=1,2$)表示在东道国的承接国际服务专业的部门中,1 类型的劳动力成本在 FDI 子公司或者承包公司生产服务产品的成本中所占到的比例,

$\theta_l^B = \frac{a_l^B \cdot w_l^B}{MC^B}$, 则 $\frac{\theta_2^B}{\theta_1^B}$ 可以代表在承接部门实际需要的吸收能力,且 $\frac{\theta_2^B}{\theta_1^B} = \frac{a_2^B \cdot w_2^B}{a_1^B \cdot w_1^B}$ (a_l^B 和 w_l^B 的

含义如上文所述),这里我们可以用 $\frac{w_2^B}{w_1^B}$ (熟练劳动力对非熟练劳动力的相对工资)与 $\frac{a_2^B}{a_1^B}$

附注 4.1:对于全国总体的 ξ ,交通运输、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保险业等五个部门的 ξ 可以由该行业中大专以上学历从业人员和大专以下的从业人员的比例计算得到,而服务业总体的 ξ 可以由各行业部门的 ξ 由各行业从业人员占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加权平均得到,计算方法如下: a_i :大专以上学历人员占该行业从业人员总数的百分比; b_i :该行业从业人员总数占全国从业人员总数的百分比,从而得到该行业全国城镇大专以上学历从业人员比重 $= a_i \cdot b_i$,通过服务业包含的行业部门该值的加总可以得到服务业总体大专以上学历从业人员的比例

$\frac{L_2^S}{L_1^S} = \sum_{i=1}^n a_i \cdot b_i$, 进而通过计算可得服务业总体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的比例 $\frac{L_2^S}{L_1^S} = (1 - \frac{L_2^S}{L_1^S}) / \frac{L_2^S}{L_1^S}$ 。

（有外资参与的服务业部门对两种劳动力的边际需求之比）的乘积来计算。

根据各年度的统计年鉴和劳动力统计年鉴的数据，我们可以通过计算推导得到我国总体的，服务业总体的和外资参与程度较大的几个部门（如交通运输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保险业，商业服务业）2004-2007年的 $\xi = \frac{L_2^S}{L_1^S}$ 的值，如表 4.1 所示：

表 4.1 全国、服务业、及服务业分部门的 ξ 值（2004-2007）/%

Tab 4.1 ξ in nation, service industry and specific department (2004-2007) %

	全国总体	服务业总体	批发和零售 业	住宿和餐饮 业	交通运输、仓储 和邮政业	金融保险	信息计算机服 务和软件业
2004	22.25	14.55	6.61	4.82	11.36	151.89	91.94
2005	18.06	13.83	8.58	4.30	7.94	122.75	83.90
2006	18.76	13.88	11.06	6.32	11.90	156.67	103.66
2007	18.20	13.65	11.09	5.68	11.78	142.43	122.53

数据来源：根据 2005-2008 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计算和整理而来。

如果要进行比较，我们需要用到服务业总体的 $\frac{\theta_2^B}{\theta_1^B}$ ，由于统计数据的局限性，本文用服务业总体 $\frac{L_2^S}{L_1^S}$ 的值大概代替 $\frac{a_2^B}{a_1^B}$ （服务业现今不同教育程度从业人员的比例可以被认为接近外资部分对两种劳动力的相对需求）；而 $\frac{w_2^B}{w_1^B}$ 属于微观层面难以统计的数据，基于服务部门不同的技术密集性，本文选取 2007 年技术密集型服务部门（金融保险、计算机服务和软件、商业服务）与部分传统服务业部门（交通运输和仓储邮政业、居民服务业、批发零售业）的相对工资来代替 $\frac{w_2^B}{w_1^B}$ ，通过原始数据的计算， $\frac{w_2^B}{w_1^B} \approx 2$ ，由此我们可以计算得到服务业总体 $\frac{\theta_2^B}{\theta_1^B}$ 的大概取值大概取值及临界条件的比较结果如下：

表 4.2 服务业总体 $\frac{\theta_2^B}{\theta_1^B}$ 值 (2004-2007) %Tab 4.2 $\frac{\theta_2^B}{\theta_1^B}$ of the whole service industry (2004-2007) %

2004	2005	2006	2007
29.0934999	27.6661817	27.7679782	27.29258706

表 4.3 临界条件的比较结果

Tab 4.3 comparison of the threshold

全国总体	批发和 零售业	住宿和 餐饮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	金融保险	信息计算机服务和 软件业
$(\frac{L_2^S}{L_1^S})_{\text{全国}} < \frac{\theta_2^B}{\theta_1^B}$	$(\frac{L_2^S}{L_1^S})_1 < \frac{\theta_2^B}{\theta_1^B}$	$(\frac{L_2^S}{L_1^S})_2 < \frac{\theta_2^B}{\theta_1^B}$	$(\frac{L_2^S}{L_1^S})_3 < \frac{\theta_2^B}{\theta_1^B}$	$(\frac{L_2^S}{L_1^S})_4 > \frac{\theta_2^B}{\theta_1^B}$	$(\frac{L_2^S}{L_1^S})_5 > \frac{\theta_2^B}{\theta_1^B}$

4.1.2 赋值比较初步结论

根据模型推导相关结论 3.13 和 3.14 及表 3.3 的临界条件比较结果,我们可以得到关于两种模式对中国福利效应的比较结果,不难看出,这种福利效应的差异存在着服务业整体与特定服务部门的区别,并不是简单的对于整个服务业的差异,具体如下:

(1) 对我国服务业总体及交通运输业、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等几个部门而言,引进 FDI 可能比承接外包对福利的提升效应更大,但不能确定这个结论一定成立。服务业兴起时间有限,FDI 更偏重于劳动密集型的传统服务业部门,因此 FDI 有可能会促进我国福利的提升,但现在的状况是新兴的现代服务业部门逐渐壮大,逐渐开始引领服务业发展的总趋势,而这并不是服务业 FDI 最能发挥其作用的部门,虽然存在着一定的技术溢出效应和产业结构升级等效应,但偏重于传统部门的优势不一定能在新兴服务部门得到同样的发挥,这可能会造成 FDI 的福利提升作用比原来要小。

(2) 对于信息、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保险业等外资参与度较高的行业部门,承接外包一定能比引入 FDI 更大程度的提升福利水平。服务外包更具有技术密集性,更偏向于新型的现代服务业,在这些服务部门中更能发挥自身的福利提升作用。金融保险、商业服务,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这几个部门承接国际外包的比例也确实要高于 FDI 的比例,所以此时承接服务业国际外包确实要比承接 FDI 能为我国带来更高的福利效应。

4.2 福利效应比较的回归分析

上一节的内容着重是从数理模型方面来比较服务业 FDI 和国际服务外包两种承接模式对东道国福利的提升作用的差别,而且通过基于我国数据的临界点的计算也得到了一个初步的结论。本节的实证分析,不仅是要通过实证分析来验证这个结论是否正确,也旨在在这个结论基础上做一些补充。

4.2.1 分析框架的构建和变量的选取

经济现实表明,我国作为东道国,在对国际服务业的跨国转移的承接中,FDI 和外包两种模式是共存的,并且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这可能会导致在实证分析中两组数据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而本文的实证分析将紧随模型的思路,将服务业 FDI 和服务业国际外包作为两种独立的模式,并且只能选择其中一种,即假设两个变量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将两者作为两个独立的变量,分析其分别对东道国福利的影响程度。

根据数理模型中变量的设定,对于我国的福利水平,也即本文实证分析中的被解释变量,以服务业的 GDP 和服务业的人均工资来间接表示,不仅符合经济意义,也与上一节的理论模型的推导过程相呼应。

当然还有一个变量我们不能忽略,也就是模型中的另一个重要的值——以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比例来表示的中国的吸收能力,这可以算是模型的一个外生变量,是不随模型的内部结构而发生变化的,但这种吸收能力也会对 GDP 和人均工资产生一定的影响,故也可以作为一个解释变量纳入实证模型。

加上本文研究的两个基本变量 FDI 和 out,得到如图 4.1 的实证分析框架:并由此选取了实证过程的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

(1)被解释变量 1,服务业 GDP: GDP 代表着一国或者某一个产业部门的福利水平,Arti Grover 的数理模型也选取了 GDP 作为东道国福利水平的代表变量,因此我们选取了我国服务业 1992-2008 年按当年价格计算的 GDP 作为一个解释变量,数据来源于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第三产业 GDP 当年值。

(2)被解释变量 2,服务业人均工资 wage: 一国居民的消费水平也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反映了该国的福利水平,而人均工资是决定消费水平的一个主要因素;理论模型中,Arti Grover 也认为实际人均工资的变动代表了福利水平的变动,因此我们选 1992-2008 年服务业人均工资作为另一个解释变量。服务业总体的人均工资并无统计,各年度统计年鉴上只有全国总体人均工资和服务业细分行业的人均工资(2003 年以后 14 个行业,2002 年以前 9 个行业),最终本文决定用各年度服务业工资总额与从业人数的比例代替服务业人均工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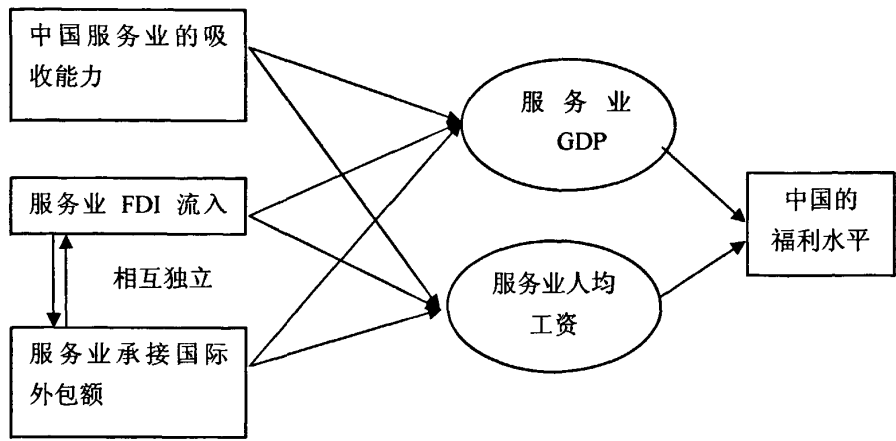


图 4.1 实证分析框架

Fig. 4.1 framework of positive analysis

(3)解释变量 1，服务业 FDI：根据模型需要，我们选取 1992-2008 年服务业 FDI 实际流入量作为一个解释变量，但服务业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只限于 1998-2008 年，1997 年之前没有统计数据，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年度协议外资额与近年来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占协议利用外资额的比例相乘得到大概的数值。

(4)解释变量 2，国际服务外包额 out：模型要求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额作为一个解释变量，但由于国际服务外包是最近几年才兴起的，相关统计数据很少，难以满足我们需要的时间序列，基于前人关于国际服务外包度量的研究，我们选用了最适合的一种方法——用服务业出口额代替国际服务外包额，但为了增加数据的准确性，作者查阅了 IMF 的 balance of payments statistics 中的统计方法，该项目规定：与服务外包相关的服务出口包含通讯、金融、保险、信息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以及其他商业服务业。所以本文用 1992-2008 年各年度服务贸易出口总额减去运输和旅游业出口额的差值来代替国际服务外包额（其他服务行业出口额很小，可以忽略）。

(5)解释变量 3，服务业人力资本素质代替的吸收能力 hrs：对应于模型中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的比例，此数值的计算方法标注 4.1。

作者搜集到如下表各变量在 1992-2008 年间的时间序列数据：

表 4.4 1992-2008 我国服务业相关数据

Tab 4.4 data of China's service industry from 1992 to 2008

年份	GDP/亿美元	FDI/亿美元	out/亿美元	wage/美元	熟练技术 比例(%)	吸收能力 hrs (%)L2s/L1s
1992	1696.8368	95.28	55.5851	513.92868	2.9	2.98661174
1993	2067.9852	221.5	62.75445	630.56809	4	4.166666667
1994	1877.2857	150.81	80.94016	624.30142	5.7	6.044538706
1995	2392.3435	99.47	85.3309	739.11308	6	6.382978723
1996	2805.5908	110.46	108.77416	846.93122	6.5	6.951871658
1997	3255.5848	120.5952	94.75	942.38971	7.6	8.225108225
1998	3693.6945	135.1151	89.78	1059.1865	8.8	9.649122807
1999	4091.8359	120.4108	96.47	1194.22	10.1	11.23470523
2000	4676.502	104.6388	102.44	1342.4092	11.6	13.12217195
2001	5359.6243	111.8091	104.76	1578.202	12.1	13.76564278
2002	6028.6217	122.5033	132.76	1808.8948	10.13	11.27787842
2003	6766.3074	133.2464	210.63	2050.1303	11.09	12.47854695
2004	7800.2721	140.5	242.5	2321.2042	12.7	14.54674997
2005	8964.3012	149.14	291.86	2690.4497	12.15	13.83309086
2006	10627.642	195.039	364.36	3143.8051	12.19	13.8839891
2007	13158.014	309.8277	530.93	3881.0964	12.01	13.64629353
2008	17350.239	379.4818	672.3	--	--	--

数据来源：本文原始数据均来自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就业与人口统计年鉴》、《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表中所列数据均为作者整理而得。

注 1): GDP, FDI, out, wage 均已按照当年美元平均汇率换算。

按照理论模型的思路，得到如下的实证模型的回归方程的形式，用以验证在东道国吸收能力一定的条件下，服务业 FDI 和国际服务外包对东道国福利水平的不同程度的影响：

$$GDP=C_1*FDI+ C_2*out+ C_3*hrs \quad (4.1)$$

$$Wage= C_1*FDI+ C_2*out+ C_3*hrs \quad (4.2)$$

4.2.2 服务业总体层面的福利效应比较

(1)变量平稳性检验：

在对涉及到的变量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之前，为消除时间序列数据的异方差现象，我们先对所有数据取自然对数（ln），并利用 Eviews 软件对相应的序列进行 ADF 平稳性检验，软件输出结果整理如表 4.5 所示：

表 4.5 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Tab 4.5 ADF test of the series

变量	检验类型	ADF 统计量	p 值	Mackinnon 临界值			是否有单位根
				1%	5%	10%	
lngdp	(C, 0, 0)	1.075932	0.9947	-4.00443	-3.0989	-2.69044	是
Dlngdp	(C, 0, 0)	-4.369175	0.0047	-3.95915	-3.081	-2.68133	否
lnfdi	(C, 0, 0)	-0.758271	0.8037	-3.92035	-3.06559	-2.67346	是
Dlnfdi	(C, 0, 0)	-4.810893	0.0021	-3.95915	-3.081	-2.68133	否
lnout	(C, 0, 0)	1.538332	0.9985	-3.92035	-3.06559	-2.67346	是
Dlnout	(C, 0, 0)	-2.696381	0.0975	-3.95915	-3.081	-2.68133	否
lnwage	(C, 0, 0)	1.116866	0.9954	-3.95915	-3.081	-2.68133	是
Dlnwage	(C, 0, 0)	-5.424845	0.0008	-4.00443	-3.0989	-2.69044	否

由表 4.5 所示结果可知, lngdp、lnfdi、lnout、lnwage 等四个时间序列的 ADF 统计量均较大, 在 5%或 10%的显著性水平之下均不能通过检验, 证明几列数据均存在单位根, 为非稳定序列, 而三者的一阶差分, 即 Dlngdp、Dlnfdi、Dlnout 和 Dlnwage 的 ADF 统计量均很小, P 值接近于 0, 在 1%, 5%, 10%的显著性水平之下均通过检验, 均为稳定时间序列, 则他们都具有一阶单整性。

(2)协整检验:

根据文章的研究目的, 我们需要对上述四列时间序列进行最小二乘回归分析, 那么基于序列的同阶单整的特性, 还必须该四列时间序列分别按照回归分析的需要进行协

表 4.6 协整检验结果

Tab 4.6 outcome of cointegration test

Unrestricted Cointegration Rank Test (Trace)

Hypothesized			0.05	
No. of CE(s)	Eigenvalue	Trace Statistic	Critical Value	Prob.**
协整检验序列: GDP FDI OUT			1994-2008	
None *	0.894035	56.94185	24.27596	0.0000
At most 1 *	0.777748	23.27211	12.32090	0.0005
At most 2	0.046420	0.712975	4.129906	0.4572
协整检验序列: WAGE FDI OUT			1994-2007	
None *	0.949327	64.76498	24.27596	0.0000
At most 1 *	0.803639	23.01191	12.32090	0.0006
At most 2	0.015782	0.222706	4.129906	0.6944

注 1): Trend assumption: No deterministic trend, Lags interval (in first differences): 1 to 1

整检验，我们采用的方法是基于 VAR 模型的 Joahnason 协整检验方法，检验分为两组，分别是 GDP、FDI、out 和 wage、FDI、out 两组数据，检验结果如表 4.6 所示。

根据检验结果，对于时间序列 GDP、FDI 和 OUT，在 5%的显著性水平之下，对“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迹统计量的取值为 56.94，远大于临界值 24.27，p 值为 0，故拒绝原假设；对“只存在一个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迹统计量的取值为 64.76，远大于临界值 24.27，p 值很小，接近于 0，故拒绝原假设；而对“存在两个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迹统计量和 p 值均表明可以接受原假设，即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GDP、FDI 和 OUT 三组时间序列之间存在两个协整关系；同理在另一组中，迹统计量和 p 值大小也表明了 WAGE、FDI 和 OUT 三组时间序列存在着两个协整关系。因此，我们可以应用最小二乘法对这三个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分析。

(3) 关于 GDP 和 WAGE 的回归分析：

基于变量的平稳性检验和协整关系的存在，我们将对各变量按照拟定思路进行回归，便于分析以 GDP 和 WAGE 衡量的我国福利水平受服务业 FDI 和国际服务外包的影响程度，基于表 4.4 数据对方程 4.1 和方程 4.2 的回归结果如表 4.7 所示：

表 4.7 变量回归结果
Tab 4.7 outcome of regression

被解释变量: GDP, WAGE; 解释变量: FDI, OUT, HRS				
解释变量	系数	标准差	t 统计量	p 值
方程 4.1:GDP=C1*FDI+ C2*out+ C3*hrs				
FDI	1.002537*	0.152777	6.562113	0
OUT	0.318028****	0.218987	1.45227	0.1701
HRS	0.850123*	0.24517	3.467485	0.0042
GDP = 1.002537183*FDI + 0.318027949*OUT + 0.8501227555*HRS				
R-squared	0.814867	Adjusted R-squared		0.786384
方程 4.2:Wage= C1*FDI+ C2*out+ C3*hrs				
FDI	0.725828*	0.11475	6.325312	0
OUT	0.410122*	0.16448	2.493448	0.0269
HRS	0.720003*	0.184146	3.909958	0.0018
WAGE = 0.7258281065*FDI + 0.4101222578*OUT + 0.7200028413*HRS				
R-squared	0.814867	Adjusted R-squared		0.786384

注 1): *表明系数在 5%的显著水平下可信，****表示在 20%的显著性水平下可信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方程 4.1 和 4.2 的回归结果：

$$GDP = 1.002537183*FDI + 0.318027949*OUT + 0.8501227555*HRS \quad (4.3)$$

$$WAGE = 0.7258281065*FDI + 0.4101222578*OUT + 0.7200028413*HRS \quad (4.4)$$

经观察，方程4.3和方程4.4回归系数具有相似的大小关系，这也表明两个方程结论的一致性，下面我们以后方程4.3为例进行分析。

实际上，由于统计数据本身并不精确，回归结果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误差（如out的回归系数t统计量偏小，p值为17%，属于常规意义上的统计不显著），但我们本次回归的目的只是为了确定FDI和out两项的系数大小关系，即两者对于我国GDP提升作用的大小差异，而并非精确到两者分别对GDP具体有多大的提升作用，所以17%的可信度在本模型中可以接受。

从方程的回归结果来看，各项统计量均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统计检验要求和经济意义检验的要求。hrs一项对我国服务业GDP本身存在一定的正向的影响，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而在hrs既定的经济体制下，FDI和外包两种服务业承接模式对GDP的不同影响可以由两者的系数来比较：FDI对GDP会产生1.002个单位的正向影响，而out会对GDP产生0.318个单位的正向影响，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出，给定中国hrs的情况下，FDI对服务业GDP的提升作用要比外包大。这个结论基本符合我们从Arti Grover理论模型中推导出来的结论，如表4.2的计算结果表明，就服务业部门整体而言，我国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比例小于模型推导的临界点，即 $(\frac{L_2^S}{L_1^S})_{全} < \frac{\theta_2^B}{\theta_1^B}$ ，根据模型的推导过程的结论3.13

可知，中国作为东道国，服务行业总体承接国际转移的两种模式中，FDI为我国带来的福利效应要高于out。从这一点上来看，数理模型与实证分析得到了一致的结论。

同理，对于方程3.4，变量间的关系与GDP与两者之间的关系较为类似，在hrs既定且对wage存在一定的影响之下，FDI会对wage产生0.72个单位的正向影响，大于out对wage产生的0.48个单位的正向影响。

由此，对于服务行业总体，两种承接模式福利效应的比较结果为：服务业FDI能比国际服务外包更大程度的提升中国的福利效应。

4.2.3 不同服务业部门层面的福利效应比较

表4.2中关于临界条件测算的推断结果，两种承接模式的福利效应在服务业总体层面和服务业分行业部门的层面的比较结果有所不同，但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我们无法进行细分行业的回归分析，但可以从方差分解和脉冲响应函数入手进行比较。

回归分析只限于解释GDP绝对值与FDI和out绝对值之间的相关关系，这可以说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对应关系，为研究三者深层次的关系和短期波动之间的关系，我们构造wage和GDP的VAR模型，得到wage、GDP关于FDI和out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图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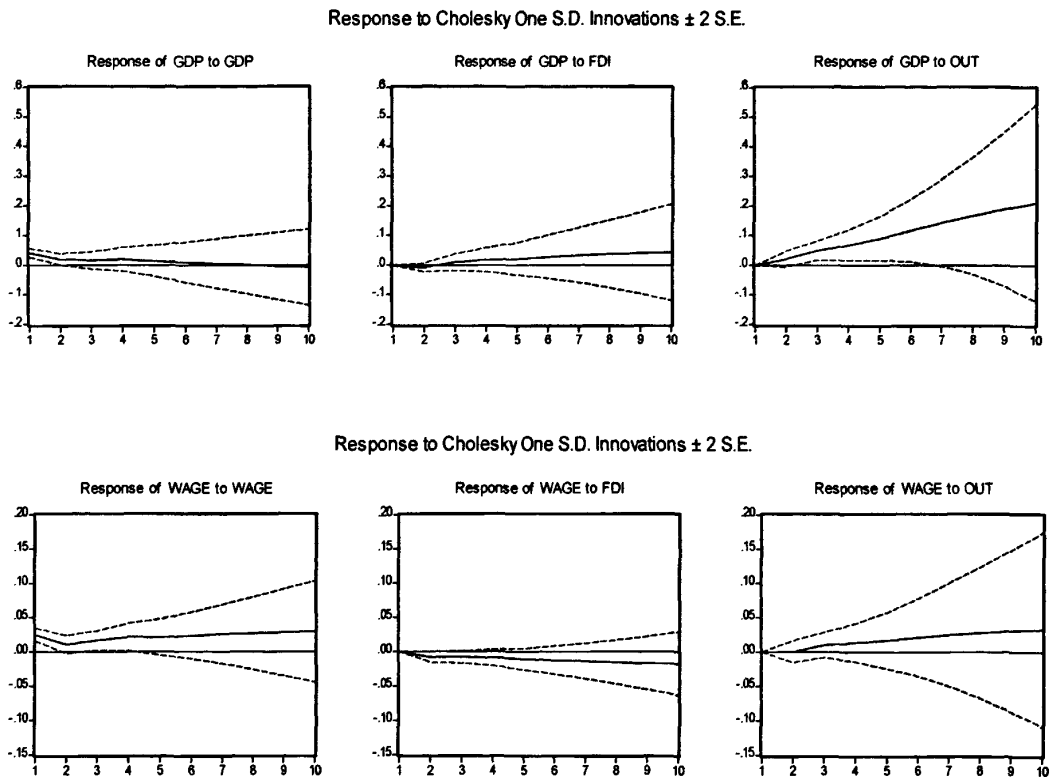


图 4.2 GDP, wage 关于 FDI 和 out 的脉冲响应函数

Fig. 4.2 response of GDP and wage to FDI and out

通过建立 GDP、FDI、out 的 VAR 模型，我们可以得到 GDP 对于自身、对于 FDI 和对于 out 的脉冲响应函数，如图 4.2 所示，服务业 GDP 总额对于自身的一个标准差的冲击没有太大的反应，一直在 0 附近波动；对于 FDI 的一个标准差的冲击从第 3 期开始有反应，但反应也不是很清冽，维持在 0.05 的水平左右；对 out 一个标准差的冲击有较强烈的反应，并且从第 1 期开始反应程度逐渐增大，到第 10 期的时候已经达到 0.2 左右。

这说明，承接服务外包额的变化率对东道国服务业 GDP 的变化率有较强的正向影响，这种影响大于 GDP 本身变化率和 FDI 的变化率的影响，从方差分解图可以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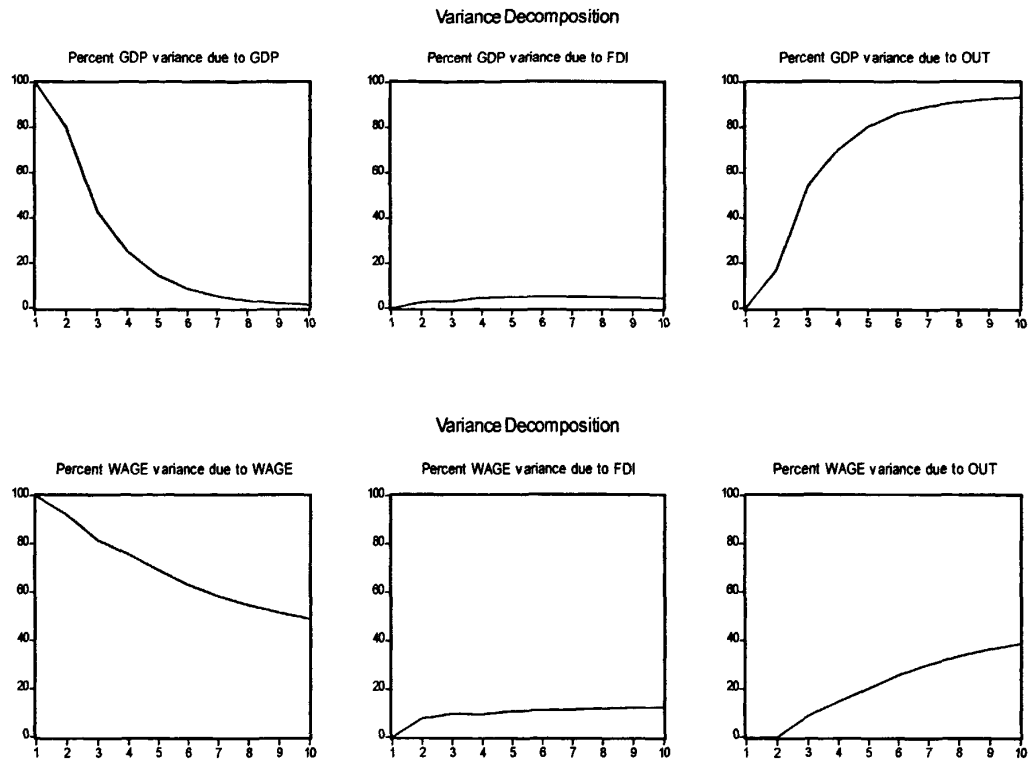


图 4.3 GDP 和 wage 的方差分解图
Fig. 4.3 variance decomposition of GDP and wage

出，对于服务业 GDP 的波动，GDP 本身的贡献率基本呈下降趋势，而 FDI 波动的贡献率虽然为正值，但一直维持在 10% 以内的水平上，out 波动对 GDP 的波动的贡献率最大，从 0 迅速上升达 90% 左右（第 10 期），这点与脉冲响应函数的结果较为一致。

回归方程 4.3 表明，在我国一定的吸收能力之下，对于实际 GDP 的长期正向影响，FDI 要大于 out，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表明在短期内，out 的波动对 GDP 波动的正向影响要大于 FDI 的波动，两种分析的结论貌似截然相反，但若考虑到长期和短期的区别，我们会发现这其中并不存在矛盾：在长期中，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东道国（这里指中国）在人力资本及吸收能力方面（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比例）存在瓶颈，对于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 FDI 和技术密集型的服务业国际外包而言，前者可能比后者更高效的提高东道国的福利水平；而在短期中，我们可以不考虑东道国人力资本的限制条件，单纯考虑 FDI 和 out 增量对 GDP 增量的促进作用，前者对 GDP 增量的促进作用要小于

后者, 国际外包额的增加确实能更大程度的提高 GDP 的增长率, 因为如上文所述, 国际服务外包更具有技术密集型和熟练劳动力的偏好性, 而技术一定能对 GDP 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 如果我们不考虑我国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本的吸收能力, 或者说我们具备与发达国家同样的人力资本素质, 就必然能发挥国际外包更大的福利提升效应。根据模型 4.13 步的结论和表 4.3 的比较结果, 我们也可见一斑, 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 批发和零售业, 住宿和餐饮业等几个劳动密集型的传统服务部门的人力资本水平较低, 就必然会限制国际服务外包对中国福利的提升作用, 其结果就是在这几个部门中, 承接服务业 FDI 要比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更能提升中国的福利水平; 而金融保险、计算机和软件服务等几个技术密集型的服务业部门的人力资本水平较高, 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小, 没有了人力资本素质的瓶颈, 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就能比承接服务业 FDI 更大程度的提升中国的福利水平, 因此无论是在短期还是在长期, 这个比较结果都能成立, 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的结论。

同理, 对于服务业人均工资 wage, 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也表明了同样的关系, 在不考虑东道国人力资本限制的条件下, out 的波动对 wage 的波动的影响要比 FDI 波动对 wage 波动的影响大一些, 同样对应了数理模型的结论。

由此, 我们不仅得到了两种模式在不同的服务业部门层面福利效应的比较结果, 更进一步说, 更高的福利效应是国际服务外包的一种优于服务业 FDI 的一种潜在优势, 但前提是我们并不存在人力资本水平上的瓶颈, 如果我们不能消除这种劣势, 必将限制服务业国际外包优势的发挥, 这也为我们为提升我国福利水平而在政策上进行努力提供了一个方向。

4.3 两种模式的内在联系对福利效应比较的影响

实际上, 上文所有的对两种模式福利效应的比较, 都是基于模型的假设 H_3 : 从服务业国际转移的承接国的角度而言, FDI 和外包被规定为两种互相排他的外资模式, 东道国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来承接服务业的国际转移”, 而实际上我们知道, 这两种方式在我国并非是相互排他的, 而是并存的。这也是目前全世界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的共同形式: 在吸引服务业 FDI 进入进行内部一体化的同时, 也鼓励国内企业和 FDI 子公司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本节将在将重点研究两种共存模式的内在联系对福利效应比较的深层次影响。

4.3.1 服务业 FDI 对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促进作用

卢锋（2007a）曾提出这样一个观点：由于国际服务外包本质上属于服务贸易，那么对服务贸易不同的定义会直接影响对国际服务外包概念的理解，国际收支账户依据“居民”与“非居民”原则定义服务贸易，依据这一方法，一国企业与具有非居民身份的外国企业发生外包交易属于国际服务外包；外商直接投资建立企业作为东道国的居民，与外国非居民企业发生的外包交易也属于国际服务外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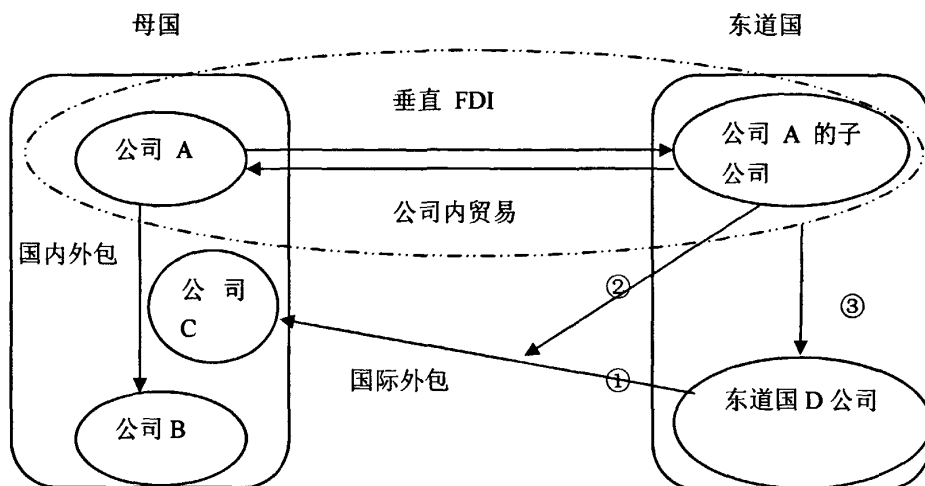


图4.4 修正后服务业FDI与外包关系框架图

Fig. 4.4 Revised framework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DI and outsourcing

GATS 也提出过服务贸易的拓展定义：把外国附属机构服务交易活动（foreign affiliate in services, FATs）看作外资企业通过商业存在实现的服务贸易。即某些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在东道国建立的 FDI 子公司也可以在东道国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这也是东道国承接外包的重要的一个部分。在此基础上，我们将现有的由 Marry A Marchant and Sanjeev Kumar（2005）提出的国际生产分散化模式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正，得到 FDI 与外包内在联系框架，如图 4.4 所示，我们可以看出，基于 FATs 的 FDI 子公司在直接促进我国承接服务外包中也有三个方面的作用：

（1）FDI 子公司作为承包方：

图中①代表常规意义上的跨国服务外包，即由东道国国内企业承接发达国家某些跨国公司的外包业务，纯属于建立于两国居民之间的国际服务业转移关系；而②代表基于 FATs 的服务外包，表明基于 FATs 范畴的 FDI 子公司的两种角色：在作为跨国公司子公司的同时，还作为东道国的居民承接其他发达国家的或者是其他跨国公司的服务外包业

务,在这一点上,FDI通过建立全资子公司直接促进了东道国的国际外包。这里所说的服务外包,多数限于“以信息技术为载体,在服务提供者和接受者之间转移时可以出现时间和空间上分离的服务业”。

很多国际知名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建立子公司和研发中心,来承接其他跨国公司的服务外包业务,这些 FDI 子公司作为东道国居民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额度占到了东道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总额的相当大的一部分。

(2) FDI子公司作为发包方或总包商:

如图4.1中③部分所示,一些“市场寻求”型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全资子公司,更大程度上是为了在更便捷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外包其非核心业务,即跨国公司通过子公司向东道国当地企业发包,此时的子公司更像是其母公司的代表或者办事机构,东道国当地企业从FDI子公司处承接的业务流程外包或其他服务外包也属于跨国服务外包的范畴。

另一个方面,一些大型的跨国工资在华子公司因具有较成熟的外包经验,在承接国际上其他跨国公司服务外包业务的同时,会保留一些技术密集的流程,将承接的服务较低层次的流程再分包出去,由于区位与时间上的便捷性,会将这些业务流程分包给东道国的外包企业,从这个角度来看,外资子公司在东道国并不是抢了本土外包企业的饭碗,反而更促进东道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

(3) 示范和带动作用:

除通过绿地投资在东道国建立外包企业以促进东道国承接服务外包水平和规模之外,FDI还会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服务业产业升级效应、示范效应等方面提升东道国服务业的竞争力进而提升东道国承接服务外包的能力,并且,早期服务业FDI的流入使得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政策逐步向服务业倾斜,激励政策、制度环境都在发展中得到逐步完善,保护外商投资的法律法规也相继出台,如此一来,在引入服务业FDI的过程中,一些承接服务外包必须的软环境得到改善与提高,从而加大对跨国公司向中国企业发包的动力与激励。

4.3.2 促进作用的量化及其对福利效应比较的影响

根据理解和前人的研究,我们准备将承接服务外包额 out 作为被解释变量,将能够对外包额产生影响的各变量 FDI、服务业 GDP (服务业发展水平应该会对我国承接服务外包产生一定的影响)、服务业人均工资 $wage$ 和服务业部门人力资本变量 hrs 作为解释变量,变量取值均为 1992-2008 年 17 年的时间序列,利用 Eviews 5.0 进行回归分析,因为并不能保证回归结果能通过统计检验,本文采取逐步回归法,逐一去掉不显著的变

量，多次回归结果如表 4.8 所示。

表 4.8 方程 4.1 的逐次回归结果

Tab 4.8 gradual regression outcome of function 4.1

被解释变量: OUT; 解释变量: FDI, GDP, WAGE, HRS

调整后的样本: 1992 2007

OUT	C	FDI	HRS	GDP	WAGE
回归方程形式					
回归系数	-0.926408	0.134715	-0.347735	-2.578528	3.834857
t 统计量	-0.482818	0.677222	-1.487434	-1.755331	2.557568
p 值	0.6387	0.5123	0.165	0.107	0.0266
out=C+C1*FDI+ C2*hrs+ C3*GDP+C4*wage					
回归系数	-5.240792*	0.270881	0.367379	1.144603*	
t 统计量	-4.740978	1.168947	1.300471	4.811193	
p 值	0.0005	0.2651	0.2179	0.0004	
out=C+C1*FDI+ C2*hrs+ C3*GDP					

注 1): *表明系数在 5%的显著水平下可信

服务业人均工资 wage 变量系数并不符合经济意义检验，且没有通过 t 统计量检验，说明这个因素对承接服务外包的影响程度不确定或者并不存在显著影响，去掉这个变量，得到 out 关于 GDP、FDI 和 hrs 的回归方程如下：

$$OUT = -5.240792 + 1.144602604 * GDP + 0.2708809007 * FDI + 0.3673793169 * HRS$$

实际上，从严格的统计学意义上而言，本方程的回归系数有些不显著，但本章的研究目的在于大致的比较而非精确的以系数代表的程度，所以次回归方程可以作为以下分析的一个参考。当前我国承接的国际服务业外包中，以计算机和软件服务外包、业务流程外包为主，并不仅仅是以追求成本最小化来寻求发展的，更多的还是需要质量和创新，所以平均工资 wage 的影响有限；服务业 GDP、服务业 FDI 和服务业人力资本变量 hrs 是我国承接服务外包程度的主要影响因素，并且我们可以看出服务业 FDI 能对承接服务外包额产生约 0.27 个单位的正向影响，虽然比起 GDP 和 hrs 的影响要小的多，但却可以清晰的展示“服务业 FDI 能直接和间接的促进我国承接服务外包的发展”的程度。

基于此，两种承接模式对中国福利效应的比较就会受到一些影响，如果作为两种独立排他方式比较而得到的结论，如“在新兴的服务业部门，承接国际服务外包能比承接服务业 FDI 更大程度地提升中国的福利水平”，而在这些行业中，FDI 的流入却对该部门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在这里就无法明确判断两种承接模式孰优

孰劣，更多的只能是在定性的角度进行评判：在新兴的技术密集型的服务部门，虽然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福利效应更高，而 FDI 的福利效应偏低，但 FDI 却能通过促进服务外包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地提升中国的福利水平，这时比较的意义虽然不大，却能为中国在承接两种模式时提供一定的政策建议。

5 全文总结与政策建议

5.1 本文研究结论

中国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是以提升本国的福利水平为目的的,进而政策的设置也是要以提升福利效应及福利最大化为基本前提,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要对中国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的两种模式—服务业 FDI 和国际服务外包—进行福利效应的比较。总体而言,本文在对两种承接模式的概念进行界定之后,分别从理论、数理和实证三个方面对两种模式进行了福利效应的比较:首先从两种模式对中国(承接国)不同的经济效应和福利效应的外在表现入手进行福利差异的成因分析;进而根据 Arti Grover (2007)的核心思想建立数理模型,得到两种模式福利效应比较的一组临界条件;在实证部分通过对临界条件的数据测算和回归方程分析,得出在服务业总体层面和分行业部门层面的福利效应比较结果,并提出人力资本限制会对服务业 FDI 和外包福利效应产生一定影响的事实;最后作为补充,文章引入了 FATs 相关概念,论述了服务业 FDI 对国际服务外包的促进作用对于整个福利效应比较结果的影响。至此,全文主体分三个部分完成了两种承接模式对中国的福利效应的比较,进而也对我国在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过程中制定福利效应最大化政策方面提供了理论依据。

按照文章的研究方法和思路总结全文,形成的主要结论如下:

(1)服务业 FDI 和国际服务外包在形式、内容及行业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决定了两者在中国福利提升效应方面的差异,进而产生了比较的可行性。

通过对中国服务业现状的考察,研究发现服务业 FDI 和国际服务外包存在着概念、内容与形成动因方面的差异,而中国在承接两种模式之时,其行业分布也有所区别,外资通过两种模式进入中国之后,其对中国本土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其本身的技术密集性和技术偏好程度,以及两种模式下对中国人力资源的素质要求的不同,使两种模式能够对中国服务业产生不同的经济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技术外溢效应等,从而呈现出不同的福利提升效应。

(2)在服务业总体的层面,中国承接服务业 FDI 可能比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更程度的提升本国的福利水平;在劳动密集型的传统服务业中,承接服务业 FDI 具有更高的福利效应,而在技术密集型的新兴服务业门,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福利效应更高;即福利效应比较的结果存在服务业整体和细分部门之间的差异。

本文借用 Arti Grover 的核心思想,假设服务业 FDI 和国际服务外包是中国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的两种独立的模式,通过数理模型的构建与推导,得到两种模式福利效应比

较的临界条件,并结合我国服务业相关数据进行临界条件赋值,并通过基于 1992-2008 年数据的实证分析验证了基于临界条件的比较结果,得出在服务业总体和特定的服务部门层面,服务业 FDI 和国际服务外包的福利提升效应优劣的不同:在服务业部门总体层面及在交通运输、批发零售和住宿与餐饮业等劳动密集型的传统服务业部门层面,

$\xi < \frac{\theta_2^B}{\theta_1^B}$,说明此时 FDI 能比国际服务外包更大程度的提升中国的福利水平;而在技术密

集型的新兴服务业层面,如金融保险业,计算机服务与软件业, $\xi < \frac{\theta_2^B}{\theta_1^B}$,说明此时国际

服务外包能比服务业 FDI 更大程度的提升我国的福利水平。这种部门和总体之间的差异来自于外包和 FDI 不同的技术偏向性,服务外包偏向于技术密集型劳动力,进而更能够在这些行业部门发挥其福利提升效应。

(3)服务业 FDI 能够促进中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从而在特定的新兴服务业部门能够间接的促进中国福利水平的提升,对福利效应比较结果有所影响,但更具有实际意义。

基于“FATs”的服务业 FDI 会通过设立跨国服务中心的形式在中国承接其他跨国公司的服务外包,或者是作为总包商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再将业务转包给中国内规模较小的分包商,进而直接增加了中国的服务承包额;而且服务业 FDI 的进入会通过技术溢出效应、示范效应、产业升级效应和政策导向效应等方面增强中国服务业的竞争力,提升其基础配套设施和对外开放政策等硬环境和软环境的改善,使得中国对国际服务发包商的吸引力增大。如此一来,在外包能够发挥更大福利效应的技术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部门,FDI 对国际服务外包的直接和间接的促进作用对福利效应的比较结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增加了其不确定性,但更具有实际操作意义,中国可以在这些部门通过加大力度引入此种类型的 FDI,通过积极促进外包来提升本国的福利水平。

(4)人力资本水平是限制服务外包发挥其福利提升效应的一个重要原因,进而会影响东道国的福利。

服务外包比服务业 FDI 更具备技术密集性,对技术密集型劳动力有更高的偏好,因此如果不考虑人力资本条件限制的短期内,外包一定能更大程度的提升东道国的福利效应,这也正是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中所得到的结论。而我国当今的状况是,用

$\xi = \frac{L_2^S}{L_1^S}$ 来代表的服务业总体人力资本水平较低,与发达国家确实存在一定的差距,进而

会限制外包的福利提升效应,而在人力资本相对密集的新兴服务业,则正好相反。因此,在中国以福利最大化为目的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之时,人力资本的提升将是政策设置时应该考虑到的一个方面。

5.2 对中国承接政策的建议

中国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中政策设置的目的并不是一定要在 FDI 和国际服务外包两种承接模式中独立的选择一种,而是需要制定一种以最大化提升本国福利水平为目的的综合性政策体系,本文对两种模式福利效应的优劣比较存在着部门和总体之间的差别,所以我们的政策也应该是分为总体和部门两个方面,分别选取能够更大程度提升本国福利的模式,两者并存但有所侧重;而基于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与某个方向的促进作用,以及人力资本对两种模式的影响,都将成为影响政策设置方式的因素。因此,本文对此提出了如下的政策建议:

(1)在服务业总体的层面上应加大力度引入 FDI,引资领域侧重于传统服务业

如本文结论所言,在服务业总体层面和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部门,FDI 能比国际外包更程度的提升我国的福利水平,服务业 FDI 的技术外溢和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依然是我国作为东道国提升福利的重要途径,那么在服务业国际化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中,我们“不仅要继续引资,还要引对资”。

一方面,我们要充分牢记服务业 FDI 市场寻求和廉价劳动力寻求的本质,抓住我国服务业市场广阔和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区位优势,在服务业总体继续加大引入 FDI 的力度;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和经济背景的前期作用,服务业 FDI 对劳动和资源密集型服务业的偏好依然存在,如餐饮、零售、交通运输、医疗保险、房地产和旅游业等,我们要使这种优势得以继续保持。在方式上不仅要沿袭制造业引资的传统手段,如优惠政策激励,东道国招商引资软环境和硬环境的改善等,更要在现有的基础上加大服务业的开放度,在政策方面降低服务业 FDI 的进入壁垒,使外资能够以更小的成本进入我国服务业各部门,在获取更大的利益的同时实现互惠互利;探索新的促进措施,如应用自由贸易区和自由经济区等自由化程度更大的方式激励 FDI 的流入,并将 FDI 引入附加值更高的一些生产环节,使 FDI 能在这些行业部门更好的发挥其福利提升效应。

(2)在特定的技术密集型的新兴服务业层面要加大力度促进对国际服务外包的承接

国际服务外包的技术偏好性使得其在技术密集型的新兴服务业部门能比 FDI 发挥更高的福利提升效应,而当今我国金融保险、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商业服务业等服务部门也恰好是跨国外包公司进入最广泛的领域,我们不仅要维持这种现状,更要通过政策措施扩大优势。

首先,我国要在政策方面放宽这些行业的准入限制,适当的减免外包投资方进入的许可和审批手续,为其提供政策绿灯;其次在技术层面,加大力度建立国际服务外包企业转往,提升企业间跨区域跨时间的大容量数据传输能力,使服务产品的空间和时间的

不易分离性的消极影响降到最低；此外，通过改进和完善相关立法和执法程序，如知识产权保护法等与国际商业惯例相适应的法律法规的建设，降低跨国外包公司进入的交易成本和技术流失风险；最后，在政策优惠方面，我国需要借鉴印度等承接外包先行国家的经验，实行对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免征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等优惠政策。以上措施均基于一个目的，加大外包投资方在技术密集型行业的进入程度。

(3)在特定的技术密集型的新兴服务业的层面要促进基于“FATs”的，对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有正向影响的服务业 FDI 的引入

基于商业存在的服务业 FDI 能够对东道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有直接和间接的促进作用，而在金融保险、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商业服务业等技术密集型的服务部门外包有更高的福利提升效应，那么通过鼓励 FDI 进入这些服务部门将是我国政策努力的一个方向。

一方面，政府要以税收优惠和政策激励吸引服务外包的跨国公司投资中国的新兴的现代服务业部门，可以考虑减免服务外包企业的营业税，个人所得税和进口设备税等，吸引更多的如惠普、IBM、埃森哲、简柏特等大型跨国外包公司在中国继续投资扩大规模，作为东道国企业承接更多的国际服务外包；另一方面，在我国对金融、电信、银行等行业放宽准入标准的情况下，政府也鼓励更多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建立服务中心等机构，进而使内资企业要通过自身努力与跨国公司建立良好的业务联系，寻找机会从这些跨国公司的业务流程中承接一定数量的外包服务。

(4)提升我国整体人力资源的水平，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最终实现以外包带动东道国福利水平的提升

人力资本水平作为服务业国际外包在我国发挥其福利提升效应的最大瓶颈，如何缩小我国人力资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满足发包方特定程度且日益增加的熟练劳动力需求，是我国在下一阶段关注的重点。

首先，要注重我国总体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增大政策对高学历人才培养的支持和激励，大学扩招等方式普及大学教育，增加在校大学生的人数，为服务业提供更多的高学历的人才储备，进而使得更多的熟练劳动力进入服务业从业人员的行列，使服务业总体能够适应国际服务外包的需求，将外包从新兴服务业部门扩展到服务业总体，在充足的熟练劳动力供给之下使服务业总体在国际副外包中受益；另一方面，应该注重培养更多的专门化人才，针对国际服务外包重点进入的部门和业务流程进行多层次的人才培养，高学历的管理人才和研发人才，较低层次的外包蓝领人才，不仅要加强本科以上的学历教育，也要有针对性的开展职业培训教育，使我国在各个层面上满足国际外包的人才需求。如此双管齐下，通过外包实现我国福利效应更大程度的提升。

结 论

本文旨在研究中国作为承接国，在承接服务业 FDI 和国际服务外包两种服务业国际转移的模式时的福利效应的比较。这两种模式因其自身特点以及中国作为承接国特定的服务业现状，而对中国有不同的福利提升效应，中国如果想在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的过程中最大化的提升本国的福利水平，就要对这两种模式进行福利效应的比较，根据孰优孰劣的具体情况来制定相应的政策，基于此，本文的研究得到以下的结论：

(1)服务业 FDI 和国际服务外包在形式、内容及行业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决定了两者在对我国福利提升效应方面的差异，进而产生了比较的可行性；

(2)在服务业总体和劳动密集型的传统服务业的层面，我国承接服务业 FDI 可能比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更高层次的提升本国的福利水平；而在技术密集型的新兴服务业门，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福利效应更高；

(3)服务业 FDI 能够促进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从而在特定的新兴服务业部门能够间接的促进我国福利水平的提升，对福利效应比较结果有所影响，但更具有实际意义；

(4)人力资本水平是限制服务外包发挥其福利提升效应的一个重要原因，进而会影响东道国的福利。

对应于对两者的研究结论，提出了针对我国国情的具体政策建议：

(1)在服务业总体的层面上应加大力度引入 FDI，引资领域侧重于传统服务业；

(2)在特定的技术密集型的新兴服务业层面要加大力度促进对国际服务外包的承接；

(3) 在特定的技术密集型的新兴服务业的层面要促进基于“FATs”的，对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有正向影响的服务业 FDI 的引入；

(4) 提升我国整体人力资源的水平，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最终实现以外包带动东道国福利水平的提升。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作者能力有限，本文只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与分析，只是借助模型推导得到两者之间福利效应的区别，并未对其形成机理进行深入探讨；而且国际服务外包统计数据的局限性为实证研究造成了一定的瓶颈，只能粗略的进行两种模式系数大小的比较，使得本文的研究缺乏一定的可信性，这也是本文之后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参 考 文 献

- [1] 麦肯锡全球研究学院, 《离岸经营: 双赢之举?》[M], 2003年8月.
- [2] Diana Farrell, "Don' t Be afraid of offshoring", Business week Online[J], Mar 28 2006.
- [3] Amiti, Mary and Shang-Jin Wei, "Fear of Service Outsourcing, Is It Justified?" [J], IMF Working Paper, 2004
- [4] Amiti, M. and S. Wei, "Service Offshoring and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NBER Working Paper, No. 11926, 2006.
- [5] Gorg, H. and A. Hanley, "International Outsourcing and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the Irish Electronics Industry",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16(2), (2005), pp. 2005.
- [6] Egger, H. and P. Egger, "International Outsourcing and the Productivity of Low-skilled Labor in the EU", Economic Inquiry, 44(1), (2006), pp 98-108.
- [7] Calabrese, G. and F. Erbetta, "Outsourcing and Firm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Italian Automotive Suppli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utomotive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 5(4), (2005), pp. 461 - 479.
- [8] 斯密·国富论(上册)[M]. 杨敬年, 译.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1.
- [9] Mary A Marchant, Sanjeev Kumar. An Overview of U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Outsourcing [J]. Review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05, (27): 379-386.
- [10] Frank Stahler. A Model of Outsourcing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1(2), 321-332, 2007.
- [11] Eiichi Tomiura. Foreign outsourcing, exporting, and FDI: A productivity comparison at the firm level.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72 (2007) 113-127.
- [12] Antràs, P., and Helpman, E., "Global Sourcing,"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2, (2004): 552-58.
- [13] Slaughter, M., "Production Transfer Within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American Wag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50(2), (2000), pp. 449-472.
- [14] Feenstra, R. and Hanson, G, "Foreign Investment, Outsourcing and Relative Wages", in R. C. Feenstra, G. M. Grossman & D. A. Irwin, eds,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e Policy: Essays in Honor of Jagdish Bhagwati,"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 (1996a): 89-127.
- [15] Xu, B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utsourcing and Wage Inequality Under Sector-Specific FDI Barriers," University of Florida, Working Paper (5/2/00) (2000).
- [16] Hewitt Quarterly Asia Pacific, "Global Sourcing 101", (2005), Volume 3, Issue 4.
- [17] Antràs, P., "Firms, Contracts, and Trade Structur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8(4), (2003), pp. 1375-1418.

- [18] Saggi, K., "Entry into a Foreign Marke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versus Licensing,"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4(1), (1996), pp. 99-104.
- [19] Saggi, K.,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icensing, and Incentives for Innov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7(4), (1999), pp. 699-714.
- [20] Glass, A.J. and Kamal Saggi, "Licensing versus direct investment: implications for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56(1), (2002), pp. 131-153.
- [21] Grossman, G. and Helpman, E., "Outsourcing versus FDI in Industry Equilibrium,"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2-3), (2003), pp. 317-327.
- [22] Glass, A.J. and Saggi, K., "Innovation and Wage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Outsourcing,"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5(1), (2001), pp. 67-86.
- [23] Antràs, P., "Incomplete Contracts and the Product Cycl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5(4), (2005), pp. 1077-1091.
- [24] Grossman, G. and Helpman, E., "Outsourcing in a Global Economy,"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2(1), (2005), pp. 135-160.
- [25] Ottaviano, Gianmarco I. P. and Turrini, Alessandro "Distance and FDI When Contracts and Incomplete" CEPR Discussion Paper 4041 (2003).
- [26] Stahler, F. "A Model of Outsourcing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1(2), (2007), pp. 321-332.
- [27] Anti Grover, "Vertical FDI versus Outsourcing: A Welfare Comparis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ost Country", Delhi School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2007).
- [28] 景瑞琴. 国际生产分散化与外包的兴起及趋势[J]. 经济问题, 2008 年第 8 期, 39-42.
- [29] 张一驰, 欧 怡. 企业国际化的市场进入模式研究评述[J]. 经济科学, 2001 年第 4 期, 11-19.
- [30] 刘庆林, 廉 凯. FDI 与外包: 基于企业国际化模式选择的对比分析[J]. 经济学家, 2007 年第 2 期, 110-115.
- [31] 胡芸. 《与 FDI 相关的服务功能的离岸和中国的方略》[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05 年第 5 期, 47-48.
- [32] 王子先、王雪坤、杜娟. 《服务业跨国转移的趋势、影响及我国对策》[J]. 国际贸易, 2007 年第 1 期, 13-18.
- [33] 陈景华. 《服务业离岸外移的经济效应分析》[J]. 世界经济研究, 2007 年第 2 期, 17-22.
- [34] 高凌云、程敏. 《服务业务离岸的发展逻辑与现实路径》[J]. 国际经贸探索, 2007 年第 23 卷第 8 期, 75-80.
- [35] 林青、陈湛匀. 《我国以 FDI 形式承接国际服务业产业转移的福利效应测度研究》[J]. 国际贸易问题, 2007 年第 1 期, 60-66.
- [36] 刘庆林、陈景华. 《服务外包的福利效应》[J]. 山东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年第 4 期, 119-126.

- [37] 卢锋. 当代服务外包的经济学观察: 产品内分工的分析视角[J]. 世界经济, 2007 年第 8 期, 22-35.
- [38] 徐毅, 张二震. FDI、外包与技术创新[J]. 世界经济, 2008 年第 9 期, 41-48.
- [39] 竺彩华, 钟茂洁. 中国承接服务外包中的 FDI 因素研究[J]. 世界经济研究, 2008 年第 9 期, 60-65.
- [40] Hummels, Ishii, and Yi. “The Nature and Growth of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in World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1, 54(1):75-96.

附录 A 1997-2007 服务业出口分行业数据

	交通运输、仓储 和邮政业		旅游	通讯服务	建筑服务	保险服务	金融服务	计算机和信息 服务		咨询	广告、宣传电影、音像	其他商业服 务
1997	29.55	120.74	2.72	5.9	1.74	0.27	0.84	3.46	2.38	0.1	76.79	
1998	23.01	126.02	8.19	5.94	3.84	0.27	1.34	5.18	2.11	0.15	62.12	
1999	24.2	140.98	5.9	9.85	2.04	1.11	2.65	2.8	2.21	0.07	69.09	
2000	36.71	162.31	13.45	6.02	1.08	0.78	3.56	3.56	2.23	0.11	70.84	
2001	46.35	177.92	2.71	8.3	2.27	0.99	4.61	8.89	2.77	0.28	72.82	
2002	57.2	203.85	5.5	12.46	2.09	0.51	6.38	12.85	3.73	0.3	87.61	
2003	79.06	174.06	6.38	12.9	3.13	1.52	11.02	18.85	4.86	0.33	150.06	
2004	120.67	257.39	4.4	14.67	3.81	0.94	16.37	31.53	8.49	0.41	159.51	
2005	154.27	292.96	4.85	25.93	5.49	1.45	18.4	53.22	10.76	1.34	168.85	
2006	210.15	339.49	7.38	27.53	5.48	1.45	29.58	78.34	14.45	1.37	196.93	
2007	313.24	372.33	11.75	53.77	9.04	2.3	43.45	115.81	19.12	3.16	269.15	

数据来源:《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遵循 WTO 有关服务贸易定义,剔除了其中的政府服务。单位:亿美元

附录 B 1992-2007 服务业分行业人均工资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批发零售和餐饮业	金融、保险业	房地产业	社会服务业	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	教育、文化和广播电视业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
1992	3114	2204	2829	3106	2844	2812	2715	3115	2768
1993	4273	2679	3740	4320	3588	3413	3278	3904	3505
1994	5690	3537	6712	6288	5026	5126	4923	6162	4962
1995	6948	4248	7376	7330	5982	5860	5435	6846	5526
1996	7870	4661	8406	8337	6778	6790	6144	8048	6340
1997	8600	4845	9734	9190	7553	7599	6759	9049	6981
1998	9808	5865	10633	10302	8333	8493	7474	10241	7773
1999	10991	6417	12046	11505	9263	9664	8510	11601	8978
2000	12319	7190	13478	12616	10339	10930	9482	13620	10043
2001	14167	8192	16277	14096	11869	12933	11452	16437	12142
2002	16044	9398	19135	15501	13499	14795	13290	19113	13975

数据来源：《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及《中国统计年鉴》，该表由作者整理而来。单位：元

附录 B (续) 1992-2007 服务业分行业人均工资

	信息传输、 交通运输、 仓储和 邮政业	计算机服 务和软件 业	批发和零 售业	住宿和餐 饮业	金融、保 险业	房地产业	租赁和商 务服务业	科学研 究、技术 服务业	水利、环境居民服务 和公共设 施管理业	教育 和其他服 务业	卫生、社会文化、体 育和娱乐 业	公共管理 和社会组 织		
2003	15973	32244	10939	11083	22457	17182	16501	20636	12095	12900	14399	16352	17268	15533
2004	18381	34988	12923	12535	26982	18712	18131	23593	13336	14152	16277	18617	20730	17609
2005	21352	40558	15241	13857	32228	20581	20992	27434	14753	16642	18470	21048	22885	20505
2006	24623	44763	17736	15206	39280	22578	23648	31909	16140	18935	21134	23898	26126	22883
2007	28434	49225	20888	17041	49435	26425	26965	38879	19064	21550	26162	28258	30662	28171

数据来源:《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及《中国统计年鉴》,该表由作者整理而来。单位:元

附录 C 2004-2007 服务业分行业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 (比例)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信息传输、 计算机服务和 软件业	批发和零售 业	住宿和餐 饮业	金融业	房地产业	租赁和商 务服务业	科研、技 术服务	公共设施 管理	居民服务	教育	卫生和社会 福利业	文化、体 育和娱乐 业	公共管理 和社会组 织
2007	10.54	50.11	9.98	5.37	58.75	32.64	39.18	56.37	23.63	6.19	72.23	52.10	36.81	58.41
大专以下	89.46	49.89	90.02	94.59	41.22	67.36	60.82	43.58	76.37	93.81	27.76	47.88	63.19	41.59
占服务业总从 业人员比例	5.43	0.95	14.00	3.68	1.26	0.73	0.92	0.68	0.65	3.67	3.97	2.31	0.90	4.90
大专以上	10.63	50.90	9.96	5.94	61.07	34.07	38.18	60.89	25.03	5.12	72.37	53.26	38.90	59.78
2006	0.89	0.49	89.37	49.10	90.04	94.06	38.93	65.93	61.82	39.11	74.97	94.88	27.63	46.74
占服务业总从 业人员比例	0.05	0.01	5.12	0.91	13.57	3.66	1.38	0.73	1.06	0.73	0.73	3.39	3.93	2.23
大专以上	4.12	55.11	29.94	34.64	57.67	21.42	3.45	64.92	42.45	34.66	54.20	--	--	--
2005	92.64	54.37	92.10	95.85	44.89	70.06	65.36	42.33	78.58	96.52	35.08	57.55	65.34	45.80
占服务业总从 业人员比例	5.88	0.89	13.43	3.83	1.34	0.78	1.02	0.63	0.69	3.53	4.34	2.26	0.93	5.37
大专以上	4.30	41.30	4.90	3.40	43.00	37.90	12.60	52.10	26.80	4.70	67.10	38.10	35.90	56.50
2004	95.70	58.70	95.10	96.60	57.00	62.10	87.40	47.90	73.20	95.30	32.90	61.90	64.10	43.50
占服务业总从 业人员比例	7.40	1.70	11.30	4.90	1.90	0.60	2.90	0.80	1.00	10.60	4.90	3.30	1.20	6.00

数据来源:《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该表由作者整理而来。单位: %

附录 D 1991-2007 服务业分行业增加值

年 份	第三产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批发和零售业	住宿和餐饮业	金融业	房地产业	其他
1991	7337.1	1420.3	1834.6	442.3	1056.3	763.7	1819.9
1992	9357.4	1689.0	2405.0	584.6	1306.2	1101.3	2271.3
1993	11915.7	2174.0	2816.6	712.1	1669.7	1379.6	3163.7
1994	16179.8	2787.9	3773.4	1008.5	2234.8	1909.3	4465.8
1995	19978.5	3244.3	4778.6	1200.1	2798.5	2354.0	5602.9
1996	23326.2	3782.2	5599.7	1336.8	3211.7	2617.6	6778.3
1997	26988.1	4148.6	6327.4	1561.3	3606.8	2921.1	8423.0
1998	30580.5	4660.9	6913.2	1786.9	3697.7	3434.5	10087.3
1999	33873.4	5175.2	7491.1	1941.2	3816.5	3681.8	11767.7
2000	38714.0	6161.0	8158.6	2146.3	4086.7	4149.1	14012.4
2001	44361.6	6870.3	9119.4	2400.1	4353.5	4715.1	16903.3
2002	49898.9	7492.9	9995.4	2724.8	4612.8	5346.4	19726.7
2003	56004.7	7913.2	11169.5	3126.1	4989.4	6172.7	22633.9
2004	64561.3	9304.4	12453.8	3664.8	5393.0	7174.1	26571.2
2005	73432.9	10835.7	13534.5	4193.4	6307.2	8243.8	30318.1
2006	84721.4	12481.1	15471.1	4792.1	8490.3	9664.0	33822.7
2007	100053.5	14604.1	18169.5	5705.4	11057.0	11854.3	38663.2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本表按当年价格计算。单位：亿元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1] 第一作者， 朱少松， 逯宇铎. 外资在民族工业中的平面同质性扩张分析[J]. 中国外资， 2008 年第 5 期， P34.

致 谢

时光荏苒，09 年的秋季我即将结束又一段旅程，也即将结束 18 年的学生生涯，回顾两年来的研究生生活，感触颇深。虽然只在大连理工大学度过了两年的时光，但这里留下了我最美好的回忆，在这里学习、在这里成长，在这里迈出新的一步，忘不了在我学习和科研中为真诚的帮助过我的人们，在大连理工经济系求学的历程成为了我生命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对于硕士论文的完成，我首先要感谢我尊敬的导师逯宇铎教授，在恩师的教导下，我学到了很多。逯老师渊博的知识和严谨的治学让我收益颇多，从我论文的选题、文献的收集与阅读、论文框架的设计、每一章节的写作，大到文章宏观的构架，方法的选取，小到字词的斟酌，逯老师都给予了我悉心的指导，对服务外包和服务业 FDI 两种承接模式选择的这一新颖又极富探索性的课题和领域，如果没有逯老师对经济学前沿领域的宏观把握和细致的指导与帮助，想要完成这篇论文是相当有难度的。值此毕业之际，我想对逯老师郑重的道一声感谢，您教给我的不仅是求学治学之道，更是今后步入社会为人处事之本，会让我终身受益，衷心祝恩师在以后的日子里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另外，感谢所有为本论文的写作提供帮助的人们，国际贸易所的所有的老师们，在一些细节的把握和数据处理相关方面都得到了你们精心的指点，是你们让我在探索与讨论中逐步明确论文的思路，减小了数据搜集的难度，谢谢你们的支持！

感谢答辩组老师和大连理工经济系所有的老师们，从论文开题到定稿，一次次的审核与修改中，是你们不厌其烦的指点与建议，使得论思路和内容逐步完善，也感谢你们作为老师对我成长的关心和给予我生活其他方面的无私的帮助！

感谢经济系所有的同学，谢谢你们这两年来对我学习给予的帮助和我工作给予的支持，与你们共同学习生活和工作两年，是快乐的两，是波澜起伏的两，因为你们，我的生活才会这样精彩！希望你们在以后的日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